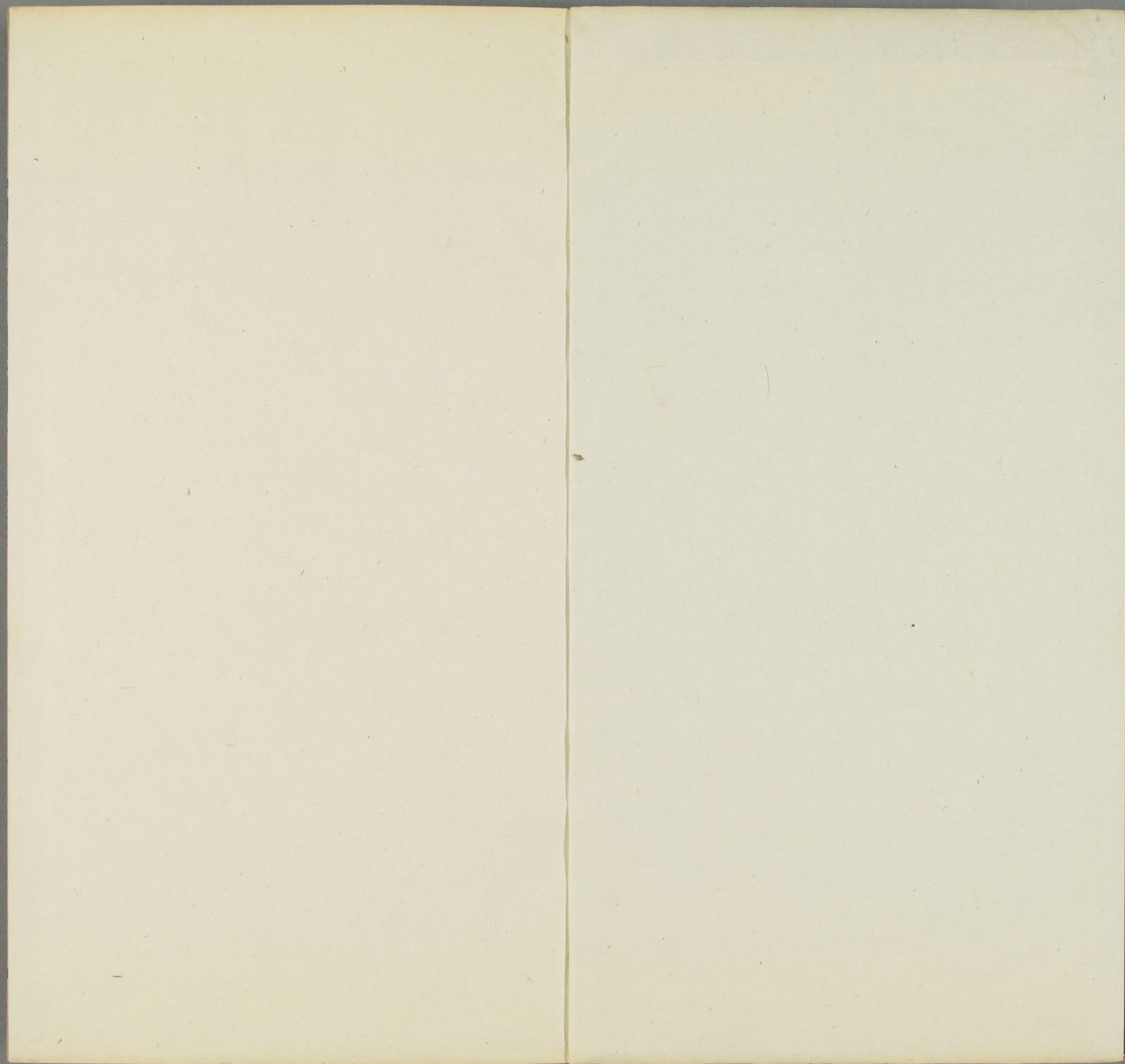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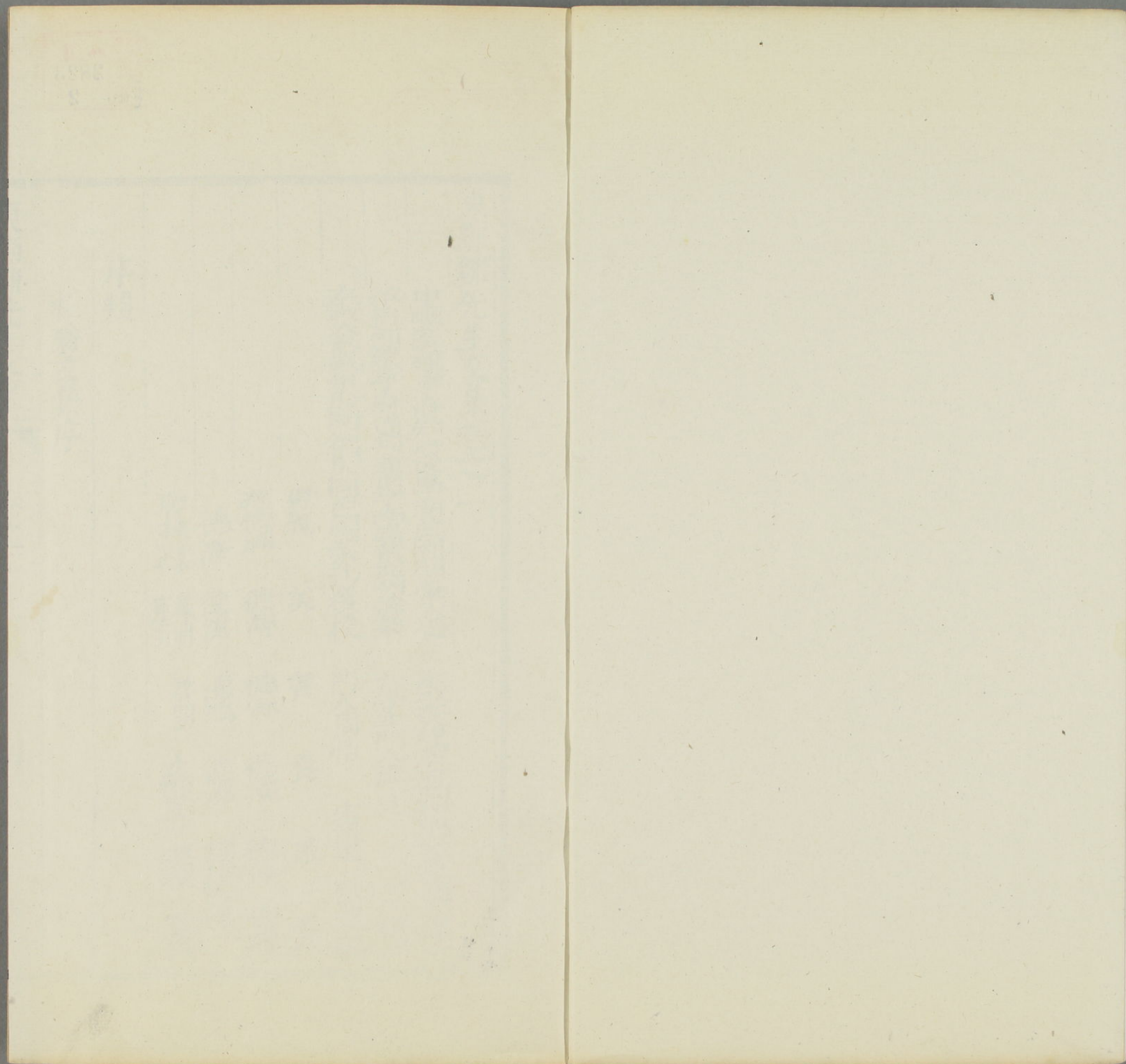


~ 16  
2823  
2







門 16  
號 2823  
卷 2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一

中順矣建寧府知府後學同邑劉佃景選

奏矣建寧府同知樂安董燧

編次

承宣節建寧府通判蘊學南豐黃文明掄集

大學生門人程寬

校正

奉政大嚴州府同知門人同邑周業孔覆校

門人周怡

宋儀望

邵廉續編

男義

美

善

養

蓋

覆梓

孫德涵

德溥

德泳

德濯

德灤

德濤

德澂

德淇

德鴻

德潞

姪孫德滌

曾孫袁

戴明

啓明

玄孫祚

蓮芳

重輯

序類

槎翁文集序

昭和廿三年  
一月十七日購

往歲讀劉雲表祭槎翁子高之辭稱其爲廬陵岱宗而反復慨嘆以爲古道所尙而俗子之嗤未嘗不道爾而嘆曰古之不入於俗久矣求合于古則必拂於俗而闖然媚于俗者且將得罪于古故士君子寧受多口之憎而侃侃尙友於千載之上然後可以對越天地而無愧矣特槎翁已乎方元之不綱也輕儒術而崇吏威驅一世於權利之途而子高恂恂以經史自課斂精蓄銳以肆於詩文思與古之作者馳騁上下而無所撓天下大亂避兵里良山中拾木葉挹泉研石以相倡和遭逢國朝以明經掌職方出司北平憲事茹糲被素不以家自隨時從

庫吏假圖籍千卷嗚嗚几上及貳禮部攝冢宰齒髮耗矣而志不衰故其詩沉鬱竒勁自成一家而其文雄渾閒雅馳驟而有餘力昔上蔡先生曰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者所以都看不得跡翁之見可謂透此關矣故其自許亦曰平生無能過人者獨富貴患難之適然吾前曾不以動其心而孳孳焉惟文學之是樂嗚呼使其移平生精力以從事於濂洛之緒則不佞不求何用不臧所立殆不可測然而已鬱然可觀矣詩曰職方集宋學士景濂評之以傳文曰槎翁集羅吏部允升手校正之以屬徐郡侯士元俾登之梓于時距翁百有

身厚錄先生文集 卷之一 二  
五十年矣以百五十年而殘編散簡猶爲士君子愛慕而思以永之回視豐資高爵氣焰炫赫而今且蕩爲冷風者所獲不既遠乎刻既成侯遣倅以示于山中乃論其世以風厲學者使知求合于古而無以俗爲進退也

喪祭禮要序

愛親敬長民之恒性也生而愛敬之歿則無所用其情矣故寶其體魄而藏之求其精爽而祀之所以引其愛敬之情懇切固結而不可解也然而有過焉有不及焉率無以協于中道是以聖人憂之制爲典禮以詔來世使賢知愚不肖者咸

不爽其矩以各全其天地之性非直爲觀美而已西竺之地僻在要荒不獲覩先王之禮樂而其愛親敬長哀死慕亡之情亦有所不能已於是有佛之徒者自以其智矧爲科條而其俗亦相與遵而行之其後浸淫以入于中華而中華之人反相率以變于夷而莫之省憂也譬諸深山窮谷未嘗得食五穀之美而採薇蕨拾橡栗以充其腹出而號于通都曰凡欲飽者從吾之教則世必闐然笑之矣以吾列聖典章文物之懿不啻稻粱菽稷而世顧舍之以奔馳於薇蕨橡栗之求其智不亦僨乎吾友王天民分教寧國憫其俗之葬祭雜於

佛氏而情然於先王之禮也取文公家禮撮其要旨梓而行之以誘其士民易於服習庶幾慎終追遠而無憾其用意之惻怛閔閔然懼其饑餒而詔之以樹藝之要方也凡寧國之士民其尙思耕之種之耨之養之食之而肥庶其無負於模範之德乎

### 諭俗禮要序

禮也者體也人之有禮也猶其有是體也體不備不可以成人禮不備其得謂之人乎先王之世教明而化成上自王公大人而下至於比閭族黨無非禮樂之布濩忽然而有不由

禮之人出于其間則群視而駭之若鬼物然故相鼠之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言其自絕於人道也及教之衰禮俗廢壞士以詞藝爲學而吏以法律爲師相尙以鄙詐相便以易簡間有誦先王之典則羣視而駭之噫何其與古異也予嘗受學于陽明先生獲見虔州之教聚童子數百而習以詩禮洋洋乎雅頌威儀之隆也竊嘆人性之善無不可教患上之人未有以倡之耳比官廣德躬率諸生及童子習禮于學雖毀齒之童周旋規矩雍容可觀因益以自信復懼夫不能以家喻也屬劉友肇袁王生仰酌四禮而刻之名曰諭俗禮要

以頌于士民刻成讀而嘆曰是固貌人之形也畫師之貌人也耳目鼻口四肢百體毛髮爪甲儼然成人矣而精神命脉則非畫之所能載者仁也者人之精神命脉也古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於是顛沛於是舉富貴貧賤無所搖奪故所履中正而禮行焉所樂和平而樂生焉禮樂之文非自外至也由中出者也猶人之精神命脉完固而凝定則粹然見面益背以施于四體無弗順正而克盈者矣故冠笄之禮所以重男女之始也婚娶之禮所以謹夫婦之交也喪祭之禮所以愛親敬長也雜儀所以正家也鄉約所以睦鄉也皆

仁之推也若徒以崇其儀節肆其聲容而無忠信惻怛以主之是精脉枯竭而支體爪髮徒存終亦必亡而已凡我士民相與反而誠於身篤其實以克其華盡其人道以自別於禽獸匪直爲觀美而已

聖朝禮樂之化其庶有小補乎

訓蒙詩要序

夫詩以理性情者也何謂性曰仁義禮智信何謂情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悉邪也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聖人教人學詩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五  
之法無餘蘊矣後之言詩者不復講於養性約情之道而以  
雕辭琢句相角故籠心浮氣之所發喜而失之驕怒而失之  
悍哀而失之傷樂而失之淫其弊反以蕩情而鑿性噫所從  
來久矣予官廣德之明年聚州之童子而教以詩禮一時教  
讀或不解予意雜以矜名喜利之詞是盡童子之心志而教  
之邪也廼取詩經之關於倫理而易曉者及晉靖節宋周程  
張朱及我

朝文清康齋白沙一峯甘泉陽明諸君子之詩切於身心而易  
曉者屬王生仰編而刻之俾童子諷咏焉童子之心純一無

偽習之以正則涵養薰陶有以克其惻隱羞惡之端而全仁  
義之本體以優入于君子習之以邪則殘忍貪冒以陷溺其  
良心而違禽獸不遠矣凡父兄之愛子弟孰不欲使爲君子  
而忍棄之於惡乎童子之愛其身孰不欲爲君子而忍棄之  
於禽獸乎諸童子其卽是編而熟復之潛思實踐以先入之  
言爲主務以窺諸君子之門庭以馴入于堂奧則蒙以養正  
弗納於邪作聖之功是編其階梯已乎

康齋日記序

予嘗讀康齋日記愛其固窮守道瞿瞿以陶養情性爲事月

珠歲磨至老而不懈其立志之篤直以天地聖人爲準曰未  
至於天道未至於聖人不可謂之成人嗚呼克是志也豈子  
子以一善自足者倫乎於穆不已天之德也純亦不已聖之  
所以合天也自強不息學者之所以希聖也學者而甘於機  
械變詐以自絕於善固不相爲謀矣如欲去僞存誠以入堯  
舜之道則舍是安所從事乎故夫修於大庭而屋漏棄之慎  
於大節而細行忽之銳於首途而末路怠之皆息也息則與  
天不相似矣故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戒慎乎其所不  
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則無須臾之息而天德純矣天德純而

王道出矣此千聖相傳之心法也而世之從事焉者寡矣或  
曰康齋見道乃於風日花鳥之間恐未爲得之嗟夫君子之  
學以陶養性情爲第一義故不以萬物撓己而能役萬物以  
爲樂以萬物撓己者私之也私之則必爭爭而得之則驕弗  
得則悲將不勝其戚戚矣役萬物以爲樂者公之也公之則  
無爭直與天地萬物同流而共貫鳶飛魚躍俯仰無礙浴沂  
詠歸古今同符夫惟不撓於物而後幾於道矣

國朝以道鳴者文清康齋敬齋白沙諸君子其尤也薛胡遺訓  
徃徃流布而吳陳鈔焉嘗欲擇其粹言並傳于世而力未暇

也吾友皇甫冲偕其弟淳謀刻康齋日記以爲自警之方  
以嘉惠同志此其志豈足於一善者凡百君子各養其性各  
約其情無詘富貴而隕貧賤以屹立于萬物之上則是書之  
行將不爲世道一坊乎

油田隆堂彭氏族譜序

廬陵隆堂之彭氏咸祖鳳山翁雲卿分而爲三曰伯琛仲琪  
季瑾又分而爲四曰弘仁弘禮弘道弘輝又分而爲六曰允  
忠允恕允宣允政允泰允趨又分而爲十二曰幼初幼通幼  
清幼克幼立幼享幼嘉幼真幼孚幼謙幼信幼勉惟幼初無

傳而十一幼之子凡二十有八人濟濟有立幼清之子珣通  
經好義始爲譜以合其族珣之子治率其族以遺稿登諸梓  
予之臥山中也治以文請旣而北上京師南來廣德猶有以  
復也而治之請益度則告之曰子嘗觀醫家之象人乎自元  
首耳目鼻口四肢百骸心腹腎腸舉無不備者所以察其經  
絡攝其總會時其燥濕寒暑而施其湯熨鍼砭以保其身也  
家之有譜所以譜其家之經絡總會而醫療之以保其家而  
已矣今子之兄弟凡五十有五矣子之子之列凡八十有六  
矣夫孰非鳳山翁遺體之分乎是固一人之身也古之君子

東原錄分卷之九  
卷之一  
視其族也如一身故無弗仁於族者視天下也如一族故無弗仁於天下者何也氣相通也氣之不通則一膜之外且將痿痺而身病矣一宮之間自爲胡越而家病矣况于天下之遠乎身之病者湯熨鍼砭之可愈也家與天下之病者其何以藥之吾嘗聞諸西銘矣人人夙夜匪懈以無忝所生尊其高年慈其孤弱隆其賢能而撫綏其顛連無告者慈愛惻怛之情洞然四達而不使害仁濟惡者奸于其間此聯屬天下聯屬宗族之附子湯也凡鳳山翁之孫子其尙思拳拳服膺以無負作譜之盛典乎若祇以備其儀文而略于愛敬之誠

譬諸象人之縣于市爲門戶觀美而已其何以收醫効之大成哉治之昆弟甚文而志於禮其諸子杲東彬彬向用矣處則以是仁于族達則以是仁于天下使異時考德而論世者於是編有稽焉則予之言賴以有光矣

南臺便養詩序

王君純卿之南臺將奉其母太孺人以養諸君子厚純卿者惜其別而喜其得以將母也從而詠歌之頌禱箴規灑灑然也某受而讀之曰美哉古之風乎其猶有責善之義乎是固非彌文矣古之論養者曰善養曰祿養養必以祿乎則三桓

豐而子騫陋倚頓肥而顏氏癯矣養止以善乎三釜之喜列  
鼎之泣固聖門之至情也然則如之何曰祿之不以義非所  
以養也以不義養親是以醜壽也祿之以義則秉義以事君  
而顯榮其親愈於菽水矣故忠經曰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  
竭其忠則福祿至故得盡愛敬之心以養其親施及於人嗚  
呼其知所以養乎善以居其祿祿以克其養天下之養其何  
以尚之純卿賴其母氏之節以升于朝奉命四方勃勃有譽  
處

天子方新治理簡修進良受四聰四目之寄以試于留都而又  
得便養以報其親是固行孝先忠以致福祿之時也靖共爾  
位好是正直上以對揚

明天子之耿光而內以顯親於無疆使讀是詩者因言以察其  
義因事以攷其成曰諸君之與純卿式克以古道相處也則  
是編之傳其於後有耀乎

別司訓楊質夫序

鎮江楊質夫考績將行別于東廓山人山人喟然曰甚矣歲  
之不我與也予之獲請于朝以奉先大夫之養也蓋三年而  
君始來今君以九載之績孚于多士書最于冢宰而予之疎

東坡先生集 卷之一 十一  
拙日負於初心進無以報國而退無以顯吾親也於君之別  
能無廩廩已乎抑聞之君子愛日故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  
彰其道以陶淵明之清節雅致而猶感於榮木之顛顛怛然  
內疚以求不墜先師之訓質夫之棄我而去也其尚脂名車  
策良驥以馳驟於道義之遠哉義之合也雖一命三金有譽  
于天下義之詭也則三旌萬鍾適以爲唾啖之資故夫安定  
之胡泰山之孫以校官顯中牟之魯密邑之卓以縣令顯而  
林甫似道以宰相胙茅土爲世大侈嗚呼百年之身無智愚  
貴賤一也善用之則磊磊落落與日星爭耿光不善用之則

泯泯與蛇蚓等可不慎哉質夫簡靜可愛文僖斬公克道評  
其有西漢長者之風釋褐以爲師儒行有民社之寄固安定  
中牟由此其選也詩之訓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忠以報國  
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孝以顯親也予與質夫宜思交厲  
焉異時別而復合其庶有以相考乎

贈州守眉山許君述職序

嘉靖乙酉冬十一月州守許君若思入覲于

天子僚友陳彥明周宗文徵所以贈之者予愧無仁者之實其  
何以當之三載考績古述職之規也今之州郡視古侯伯凡

境內錢穀獄訟城池學校農桑舉貺尸而櫛編之以課殿最許君舉進士歷外服歲星將一周矣以予之試吏事又何以贊之抑嘗稽圖牒按吏民廣德雖僻固

高皇帝經營王業之始也天造草昧親帥六師以臨于州州之父老壺漿以迎之橫山祠山之間有

龍章焉四海底平念從軍餽運之勞特輕稅歛以優夫其親冒矢石有定天下之武壑壁渙汗有化天下之文優恤根本有保天下之仁茲固

聖子神孫所宜訪求而繼述之者也

天子方執金鏡以臨明堂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豈繫錢穀簿書是究是圖許君邇耿光而承清問其尚以是對揚休命乎

明天子將效法

烈祖之業而光大之以丕冒于萬邦萬邦其受賜矣是故效法于武則詰戎兵以戒不虞無不周矣效法于文則崇儒納諫無不普矣矧吾廣德一壘之澤乎予賴君之教踰年于此矣每秉燭劇談慨然有爲德爲民之志也故舉其先務以爲獻

君其得無意乎

賀伍郡守時泰平賊序

粵若大道之行學術出于一而文武之用敷諸成績及其隱也學術出于二而保大定功和衆豐財之教鬱而弗章俊民用微日奏于罔功嗟乎文事武備却萊裔而北費人如用真儒萬邦其憲之俎豆軍旅孰謂果異方乎兵法有之以武爲植以文爲種文以視利害辯安危武以犯強敵力攻守於戲幾矣松滋伍侯某博學通經明於大較守吉之三年勤于庶獄庶慎以星出入隆儒術飭兵衛服其官如嘉會屬邑不靜

亟掩渠謝誅之郡告無虞維是虔州之阻控閩帶廣賊負恃谿洞矯鷺爲三省殃

天子歷咨于二三臣簡命御史中丞陽明王公持節往鎮之至則檄侯襄戎事侯符九邑調吏民之良編諸所教士伍肆之刺伐坐作之法芻菱糗糧身與爲勞逸兵大會謀賊抽衆扼嶮內壅水自衛迺遣先登士取間道刊其灌樹魚貫以上遂披其阻撤波而食夜以計潰其堰黎明鼓進之賊愕貽失據弗能支執訊緩降人用大康不越時振旅愷以入于郡安成尹徐君州考引侯德以爲徃在嘉興破百戰遺孽於大江之



濱比守河南盜戒不入境逮于茲懋樹丕績其宜有辭於永  
世守益曰噫茲儒者之武也古之道也敬述而爲之詩曰

皇矣神祖集天寡命列聖續之耿光丕覲阻茲虔州控廣引閩  
霽衆徧徠探我天刑

帝謂中丞汝惟義德夷彼騰蠹殖茲嘉稷中丞謂侯惟時篤棊  
勵相救功旼臂于指侯謂吏民鍛矛敵于親試之勇疾徐桓  
桓翼翼宵征乃整乃暇畢協賞戮有經罔赦諷俗握奇士氣  
踴躍灌樹可刊洗泉可涸載刊載涸搗其狡穴若履平地不  
見截嶮逆魂錯選交頸即誅印圍鐳勘不爽龠銖有潛于莽

哀籲無生侯曰綏之時亦天氓德威交宣

皇猷孔昭居人戶歌載途以謠卒乘雖雖賓御訃訃大賚于郊  
各寧而宇彼其之子世參脂膏暨厥列屯待哺磬磬孰知古  
道亘古則同師帥維吏伍兩維農不有儒者載胥無邦肆予  
述之以繼頌宮

賀徐郡侯士元序

吾嘗覈毀譽之情矣仁人君子其澤未必溥於衆也而兒童  
走卒訢然慕之其貪婪悍鷲者亦未必衆被其毒也而唾罵  
者如一口甚矣直道之在人心無以異於三代也試舉吾郡

東坡先生集 卷之十一  
邑之長而評騰之某也剛某也廉某也勤敏雖所謫罰帖帖無怨言而其否者則親昵之徒亦不敢掩覆之是何也善惡之相懸也若馨香之於腥穢也人之鼻苟不至於風邪之所壅塞則望而別之矣竹岡徐侯士元以儒起家潔白自將遂握憲節以正齊魯之郊其守吾吉也撫其兵荒羸孱而休息之欲然若不足唐柱史虞佐察其治曰儉以養廉其素履慎矣靜以鎮躁其政體和矣具禮幣以厲之安成俞尹夔暨諸文學樂侯之蚤有譽於上也而求以贊之昔者周公之訓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明德之精華神明猶歆之而況于人乎

是以君子不患名之不令而患德之不立吾德腥矣而欲人之不唾也是以一手閉天下之鼻也徐侯其勉之惟日孜孜無敢逸豫以式弘周公之猷訓使與潁川渤海同芳簡策吉之民其尙永有賴哉

賀郡守東沂馮君序

盧龍李容之告于同川散吏曰吾東沂馮君之守吳興也歲適大饑召富民以高下出粟鄉各有濟濟各有規故饑而不害時盜賊克斥尤嚴戢捕之方寬不急之征禁巨室之攘奪遂無犯命者明年秋大熟乃崇廟祀以孝鬼神興學校以振

士俗梁城北衝突之水以濟病涉者役成而民不勞今年復  
饑抗疏求蠲租以活民巡按潘公特保留之而清戎王公采  
民風以獎之吾與僚友謀曰非文不章非人不永願微一言  
以昭示來者維吳興古多良守若謝安之簡陸訥蔡揚之清  
陶回之惠謝覽之肅揚長孺之明顏平原之教化凡茲衆善  
典刑具存東沂踐其位行其政其孰禦之法其簡則民不擾  
矣法其清則民不竊矣法其惠則流亡歸矣法其肅則奸宄  
迸矣法其明則吏蠹澄矣法其教化則士習孚矣由是而祝  
于俎豆鑄于鍾鼎垂于簡策將與諸君子百世不可諼也又

奚賴於予言乎

壽都運王君天錫序

王君天錫刺永州有聲衆謂大用矣及考績得長蘆都運之  
命時逆瑾方以利痛天下君計之曰長蘆利窟也吾以曲出  
之則吾民危吾以正出之則吾身危危吾民孰若危吾身危  
吾身孰與逸之乎卽慨然乞歸優游秀溪之陽凡十有六年  
年七十矣而氣力日克以壯外孫歐陽秩求言以爲壽東廓  
山人曰嘻宜矣君之壽也世之寇掠吾民以市富貴者凝冰  
焦火悲喜交運而神明離其宅如蝸之升壁涎涸而速枯君

獨察時勇退捐崇位豐利歛精韞華以全天和詩不云乎永  
言配命自求多福壽福之冠也善矣君之求福也繼自今其  
益懋永言之功乎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日誦抑戒以  
成其德自敬威儀慎出話至于不愧屋漏其訏謨遠猷昭昭  
乎若日月之耿光也君嘗語予曰吾自登第服官惴惴然畏  
其職今老矣恒以德不加修無益于世爲懼嗚呼世之君子  
懼於壯之尠也而况于其老則自以逸樂而無虞故年彌高  
而行彌夭君知所懼而克之至于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則不  
僭不賊而民則之亦武公之業也茲其爲壽也壽矣何時登

公之堂歌抑之章以與君論壽

壽姚君鵬程序

茨谿劉忠愍公擅春秋三傳之學其後栗庵先生懋弘祖訓  
以淑多士于時家君易齋大夫及劉郡守持慶佐少方伯朝  
信姚君鵬程咸卒業焉嗣是先後登仕籍隱隱有聲獨姚君  
挾其能戰藝於鄉三進不利竟棄去習陰陽家說居恒率其  
諸弟珙龍崇奉其父仁齋翁融融清溪間不復有仕進意而  
諸君子有拔茅之願交口稱譽之縣大夫上之銓部舉以爲  
其學訓術俯首就小官鞠錄疾力匆匆罔自逸蓋十有六年

自縣令丞至郡守貳藩臬綉衣使者行部寬毅察易不同舉  
器其職莫有侵詬之者自率其屬至署市課理獄訟鈴轄盜  
賊輸賦南北畿簡劇纖鉅遠且近不同卒無僨覆不稱任者  
蓋不負師門云正德乙亥君壽周一甲子珙等詣余來徵言  
聞之內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勤禮盡力致敬而敦篤  
所以迓天休而永之也皇極之建人無有比德淫朋治之隆  
也盛治遼闊而師道立則易惡至中而善人蕃衍教之隆也  
君沐浴

熙朝而且能自得師良朋勝流鏃礪而括羽之考祥求福探討

服行天有顯道壽祺淮康固自不僭矣乎春日載陽黃鳥嚶  
嚶陳辭效祝洗爵上壽纓綬之良章縫之英也異時登于願  
臺光膺介祉而諸君子亦皆謝政歸老藍輿藜杖商羊於蘭  
皋椒卽之間以與香山九老相爲輝映當必有日矣書以俟  
之

壽唐母汪孺人序

新安唐謨作雙栢之堂鮑生象賢以告曰夫栢剛直而磊砢  
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謨之先君侍御豆塢翁勁而不撓以  
謫永城造起知桐廬將復用矣毅然致其事以歸有類于栢

東坡先生集 卷之一  
之節其母氏汪孺人撫其冢子郡守誥以續先志既歿于汝  
弗究厥用矣則撫謨以理家政而督諸孫世業世烈輩以學  
年登大耄而視聽不衰也有類栢之壽謨與勲謀曰壽莫如  
文詞宜得傳于世者其幸惠教之予曰嘻壽者天下之同欲  
也天下之人有壽於已者而弗思求之惑矣人之生也孰非  
受天地之中乎盡其生理直之所以祥也虧其生理罔之所  
以殃也夫亦在人擇之而已矣君子知壽之在已也故立之  
教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壽福之首也命天地之中也夫亦  
致其永言之功而已矣子孝臣忠兄友弟恭長和幼順姑慈

婦聽所以致永言之功盡其生理而弗虧焉者也夫所謂節  
者以言乎生理之不撓者也所謂壽者以言乎生理之不息  
者也其歸一也松栢之植于地也生理敷暢則鬱然而茂一  
或蠹之則幹柯雖存索然槁木矣是故盡其生理者爲能壽  
其身不失其身者爲能壽其親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  
妃爲能壽其家謨與勲其尙有志乎是欲栢之茂而培其根  
也彼以文詞爲者枝葉焉耳矣

壽李母徐宜人序

盧龍李君容之旣成進士出理吳興之獄訟奉其母徐宜人

東坡先生集卷之十一  
十一  
以養期年宜人壽六十矣郡守馮君宗孔率其僚屬交詠歌之而遣使廣德曰宜人之相先憲副也治家嚴而有恩憲副以是盡力于公無內顧憂比卒二子尚幼夙夜督之以學長某有聲學校而容之遂承世科以始政于湖惟明與敏翕然敷于上下朝夕訓諭緊宜人之教也其假一言以壽之予受而讀之曰善乎宜人之能教而容之之能受教茲其得壽之道矣吾嘗論烈女傳至雋母嚴母之事未嘗不拊卷而慨也嚴母之教延年以仁義教化安全愚民無乘刑罰立威與雋母之教不疑欲其多所平反何異然延年違母之訓至無以

保其身而不疑順承母志京兆之政嚴而不殘炳炳垂芳于千載之上君子觀於雋氏可以知壽矣獄者民之命也曲直輕重舉協於理無所容心焉是之謂天討唐虞君臣猶以惟刑之恤交相警戒其慎且重如此後世畧於德而煩於刑以愛憎之偏上下其手而民不堪命矣人之情孰不惡死而欲壽也於其親長孰不欲其壽且康寧而祝之也推欲壽之心則能壽吾民矣推其親長之心則能愛敬民之親長而壽之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李君英年銳志瞿瞿然承教宜人以光憲副之業而馮君懇懇然圖

東坡先生集卷之十一  
壽僚友之親若其親然推是以敷政于吳興下流之惠其同  
登于壽域矣異時特筆循良之傳以與雋京兆同垂不朽則  
宜人之壽奚獨百年而已乎

堂北餘哀詩序

哀樂情也過則無留也留於情感也留於情而不忒其平正  
也聖賢之心如大虛應物無將迎之累然蓼莪之詩曰哀哀  
父母曰昊天罔極至於昊天罔極則其餘哀豈曰且暮已乎  
夫道明而後欲淨欲淨而後情正情出於正則雖留而不害  
性鑿欲蕩以絕世之智猶湛惑而不自覺昭陵之望非田舍

翁言幾爲來世口實况其下乎三峯朱大夫母氏大安人鍾  
從其先大夫官没于潞河三峯舉于鄉及成進士官水部歷  
憲部員外改內臺每往返其地悲號憤惋若始喪然知三峯  
者洩其哀而鳴之有蓼莪之遺音焉於戲觀者可以察情性  
矣

袁雲峯徵士輓卷

雲峯袁德彰顛之隱君子也異時負其才氣謂科第可俯取  
獵經擷史以應世之求崛起有聞矣而竟未有所合迺隱居  
教授蘄以著述表于後旁搜遠勘歷寒暑不易比耆矣始聞



大道之要悵然自失取其巨帙累牘而焚之瞿瞿從事不知年之不足也予之學于贛也見童子數百咏歌周旋洋洋先王威儀風雅之盛而德彰歸然師之因探其緒論惓惓以平日之病爲告曰始吾之悔也以爲舍已田而芸人之田也而辛苦所拾不過殘穗遺秉積之困屢自爲富厚曾未知所以植吾苗也今而知植吾苗矣吾其不以餒死乎予惕然伏君之勇世之知植苗者寡矣使人人易其百畝之荒則菽粟如水火奈之何以其強力富年甘腹之枵而不恤也若德彰可以起懦矣君之卒也陽明先生誄之曰古所謂朝聞道夕死

可矣者德彰其庶幾焉中道而沒蓋斯文之不幸也同門之士咸有輓歌以泄不幸之情而以首簡來命嗚呼是情也將有曠百世而相感者况吾黨哉

送盧生子祥

學莫先於內外之辨身者物之對也身爲內而物爲外身者心之對也身爲外而心爲內古之君子戰戰兢兢務存此心以無負付畀之全雖死生之變直以仁爲主而殺身以成之况於高爵豐祿有可以滑其內者乎後之君子決性命饗富貴惟宮室妻妾田園輿馬是崇是飾是營是圖至於虧其身

東坡先生集 卷之一 二十一  
以喪其心冥然相與安之嗚呼釣是人也彼則棄其身以殉於物而此則棄其身以殉於仁何天淵之懸隔也故夫良心之未亡則疇蹴之食匹夫匹婦能忍死而弗受宮室妻妾田園輿馬凡不義而得者皆疇蹴之食也而縉紳士大夫或不免焉豈縉紳士大夫之智不及匹夫匹婦哉喪失其內則以自外至者爲欣戚也悲夫予之官廣德也四方之士不鄙棄予相從於務內之學壁山盧君養正司教寧國介吾友王天民遣其子子祥以來學子祥樸茂可愛於外染尚淺且能箴吾之過茲別而歸蜀予懼其撓於外而遺其內也書是以貽

之使朝夕自察焉天民與盧君爲僚及切磋于是必熟矣其歸而質之

陽明先生文錄序

錢子德洪刻先師文錄于姑蘓自述其衷次之意以純于講學明道者爲正錄曰明其志也以詩賦及酬應者爲外集曰盡其全也以奏疏及文移爲別錄曰究其施也於是先師之言粲然聚矣以守益預聞緒言之教也寓簡使序之守益拜手而言曰知言誠未易哉昔者孔夫子之在春秋也從游者三千速肖者七十矣而猶有莫我知之嘆嘆夫以言求之而

眩其真也夫子既沒門弟子欲以所事夫子者事有子夷攷其取于有子亦曰甚矣其言之似夫子也則下學上達之功其著且察者鮮矣推尊之詞要亦未足以及之賢於堯舜堯舜未易賢也走獸之於麟飛鳥之於鳳雖勉而企之其道無繇不幾於絕德乎禮樂之等最爲近之然猶自聞見而求終不若秋陽江漢直悟本體爲簡易而切實也蓋在聖門惟不遷怒不貳過之顏語之而不惰其次則忠恕之曾足以任重而道遠故再傳而以祖述憲章譬諸天地四時三傳而以仕止久速之時比諸大成比諸巧力宛然江漢秋陽家法也秦

漢以來專以訓詁雜以佛老侈以詞章而皜皜肫肫之學淆雜偏陂而莫或救之逮于濂洛始克續其傳論聖之可學則以一者無欲爲要答定性之功則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嗟乎是豈嘗試而懸斷之者乎其後剖析愈精考擬愈繁著述愈富而支離愈甚間有覺其非而欲挽焉則又未能盡追窠臼而洗濯之至陽明先師慨然深探其統歷艱履險磨瑕去垢獨揭良知力拯羣迷犯天下之謗而不自恤也天下之人稍稍如夢而覺泝濂洛以達洙泗非先師之功乎以益之不類再見于虔再別于南昌三至于會稽竊窺先師之

道愈簡易愈廣大愈切實愈高明望望然而莫知所止也當時有稱先師者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氣節或以勲烈而公克兼之獨除却講學一節便是全人先師笑曰某願從事講學一節盡除却四者亦是全人又有訾訕之者先師曰古之狂者嚶嚶聖人而行不檢世所謂敗闕也而聖人以列中之次忠信廉潔刺之無可刺世所謂完全也而聖門以爲德之賊某願爲狂以進取不願爲愿以媚世嗚呼今之不知公者果信其爲中之次乎其知公者果能盡除四者而信其爲全人乎良知之明蒸民所同本自皜皜本

自肫肫常寂常感常神常化常虛常直常大公常順應懸在自私用智之欲所障始有所尙始有所倚不倚不尙本體呈露宣之爲文章措之爲政事犯顏敢諫爲氣節誅亂討賊爲勲烈是四者皆一之流行也學出于二則以心求言矣學出于二則以言求心矣守益方病于二之而未瘳也故反覆以質于吾黨吾黨欲求知言之要其惟自致其良知乎

族譜後序

家譜一篇先易齋大夫手筆也不肖孤增大夫行實梓而傳之以頌兄翁之行三十有六人因拔涕而申誠于後曰念之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三十五  
哉敬之哉茲我大夫尊祖合族之志也尊祖以明尊尊故縮而譜之以見本之一也合族以明親親故衡而譜之以見支之同也明於尊祖之義則知吾之身卽祖考之身而保身慎行繼志述事無所不用其孝矣明於合族之義則知吾兄弟之身卽吾之身而敬長慈幼恤病振貧無所不用其仁矣譜也者普也所以普其仁孝之道周流貫徹而無弗及焉者也普以言者譜之所及也普以行者則非譜之所及也凡我兄弟其念之哉敬之哉昔者小宛之詩兄弟相勉以善而作也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蓋念其先也曰各敬爾儀天俞不

所以承先德而獲福于天也儀也者父子兄弟相接之禮也父而能敬則無弗慈矣子而能敬則無弗孝矣兄而能敬則無弗友矣弟而能敬則無弗恭矣夫而能敬則無弗義矣妻而能敬則無弗正矣姑而能敬則無弗惠矣婦而能敬則無弗順矣敬德之聚也福德之原也故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兄友兄之福弟恭弟之福夫義夫之福妻正妻之福姑惠姑之福婦順婦之福古所謂自求多福在我而已若驕慢侈肆以喪失其儀父子相虐兄弟爲讎夫妻反目而婦姑勃磔雖富連阡陌官居鼎鼐其何福之有故曰天命不又言善則

受福不善則受禍誠之至也先大夫之訓曰人生一世如輕塵接弱草苟不立節義是虛生矣人性常要檢束嚴整則不輕以放肆常要惺惺法則自然日就規矩不可斯須忘敬之一字嗚呼此戰戰兢兢集木臨淵之道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凡我兄弟其相與勗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凡我孫子其引而弗替則我大夫尊尊親親之澤庶幾日永而普乎

贈程鄭二生

程元靜名清鄭景明名燭自徽來學於廣德與之語易惡至中之學欣然若有得也予陟南都二生僦屋以從爲久君計

父兄促之廼歸惻惻然不忍離也予曰子歸矣焉往而非學矣夫知其惡與中者將非子之良知乎易而至之將非子之致良知乎良知之本體至虛至靈至清至明者也故其妙用之運行事親而能孝從兄而能弟交友而能信聯族而能惠處鄉而能和其有弗能者則氣習累之耳氣習之累良知也若病之累元氣也累有淺深則其愈也有遲速求其病而療之則元氣完矣求其氣習而變化之則良知完矣故夫燭之體本明也在無闕其光而已水之體本清也在無撓其靜而已元靜敏而失之剛景明樸而失之柔無闕其光則柔者立

東坡先生集卷之十一  
二十七  
矣無撓其靜則剛者粹矣剛而能粹柔而能立於中和之道也其庶矣乎

贈王孔橋

庚辰之秋再見先師于虔州與二三友坐虛堂以觀月而悟吾性焉喟然嘆曰吾性之精明也其猶諸日月乎月之行於天也樓臺亭榭照以樓臺亭榭而未嘗有羨也糞壤污渠照以糞壤污渠而未嘗有厭也是謂無將無迎大公而順應吾儕顧以作好作惡之私憧憧起伏相尋於無窮是噓雲播霧以自翳其明也二三友謹然有省其後歸山房上京師出剡

廣德復陟南主客至于今庚寅越十歲矣而好惡之翳猶未能掃蕩而廓清之蓋赧然以愧竦然以懼悔吾才之不竭也王生孔橋見先師之歲亦以庚辰而卒業于山房復相從廣德以及南都聚處者不下五歲焉察其志毅然服膺良知之教將忘其家貧親老而欲以自成者也顧予之不敏未能有以成已其能有以成子乎北風戒寒歸壽其親將訪姑蘓歷天真弔蘭亭而南也同志之士率相歌詠以贈之因叙平日愧懼之實以勗吾孔橋孔橋其日勗之戒慎恐懼無頃臾之離以求復其初無若吾之悔也吾其少免於戾乎昔者曾子之

東坡先生集卷之十一  
稱夫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蓋吾良知之體本無障蔽本無滯礙本自聰明睿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浩浩乎日月之常照而淵淵乎河江之常流故曰皜皜不可尙無偏無黨是謂王道不識不知是謂帝則無聲無臭是謂上天之載嗚呼至矣惜陰諸友過而相語焉其亦各以吾之愧懼者交勗之

贈葛子開

葛子開自揚來學請問良知之教東廓山人曰噫良知之教明德之本體也夫亦在致之而已矣子知夫稻粱之足以飪

乎曰知之知夫醜毒之足以斃乎曰知之曰子知稻粱之美也則必食之乎曰洞朝夕食焉未敢違也曰子知醜毒之害也則亦食之乎曰洞雖不敏望其氣而避之矣矧敢嘗其味曰若是則可謂能致其知矣子亦知夫仁義之爲稻粱利欲之爲醜毒也乎曰知之曰子之於仁義能如稻粱而時食之乎曰洞好焉而未能恒也曰子之於利欲能如醜毒望而避之乎曰洞惡焉而未能去也曰若是則未能致其知矣古之君子之致其知也好仁而無以尙之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其果且確如此閒居爲不善也見君



子而欲掩之則其良知固明也而病未能致之也使能致其  
良知知善而克之不必著也知不善而克之不必掩也則慊  
然爲君子又孰禦焉夫知稻粱而朝夕食之者是自厚其<sub>生</sub>  
也知醜毒而不知避又從而食之是自蹙其生者也故自欺  
自謙在人擇之而已揚州之俗侈吾懼其染於醜毒也子之  
兄子東親師取友毅然思振甘泉行窩之教方喜稻粱之日  
播也子開勉之夫亦思致其良知而已矣

贈考功况翰臣

考功况子翰臣以世講之誼數過主客東廓子而論學焉東  
廓子曰夫學莫要於學其大矣大人之學以天下爲一家者  
也故欲明明德於天下天下之不獲吾家之不理也况子曰  
夫愛若是其溥也昔之論交則何嚴也曰可者與之不可則  
拒之矣曰此子夏之所以不及也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  
能聖門之仁也曰子張得無亦過乎曰子張之過在於堂堂  
堂堂者自高而卑人也自高則弗能尊賢而嘉善卑人則弗  
能容衆而矜不能故難與爲仁在魯子猶病之及忠信篤敬  
書紳而服行則執德弘而信道篤矣曰子夏其爲小子設乎  
曰小子之學固將以爲大人也聖門之訓弟子則有成法矣

曰汎愛則容衆矜不能之教也曰親仁則尊賢嘉善之教也  
曰夫將不達其大乎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  
之內皆兄弟也則已達其大矣其曰商聞之矣蓋聞夫子之  
學也夫達四海之爲兄弟則聖者合德于父母者也賢者秀  
于等夷者也其有弗愛且敬乎疲癯鰥寡兄弟之無告者也  
其有弗教而撫之者乎是故以父事天而事天明矣以母事  
地而事地察矣以宗子事大君而將順匡救罔弗竭其誠矣  
以家相事大臣而協恭和衷罔弗歸於正矣茲大人一家之  
仁也况子訢然曰古之人所以遠而有望近而不厭者其達

此道已乎未幾况子有考績之行將歸省于家而後北上恐  
朝夕之弗繼見也徵所以贈者書以納諸行李

贈范伯寧

剛也者天地人之全德也天不剛不能以運地不剛不能以  
載人不剛不能以成位于中剛之時義大矣哉世之目剛者  
類以廉介狷直僅得其一端而負氣好勝者亦託於剛以自  
命果若而言則行行之由愈於如愚之回而施舍升堂比宮  
入室矣故夫能闢能闔能寒能燠能榮能悴而後爲天地之  
剛能屈能信能明能晦能進能退而後爲君子之剛君子之

剛聖門嘗傳之矣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則無過不及者也曰有道無道而不變則無或息者也或過焉或不及焉或息焉皆以欲勝義不能養浩然之氣者也浩然之氣中正而純粹者莫如乾潛躍飛見而以時措之故可以叱莩夷可以叱費人而可以微服于宋可以徃千萬人而可以不憚褐寬博可以不見諸侯而可以三宿出晝剛之爲德也其盛矣乎聖學不明徃徃以氣質所近習俗所尚恬然安之而不自覺西漢之季背公植黨至於厥角稽首爭獻符命而東漢之季互相標榜蹈于桎梏而方且以不與爲耻蓋知剛者鮮矣桂

陽范伯寧自南宮而來也以世講之誼數過予論學察其志以剛介自期諤諤然有父風其歸也胡生孺道徵言以贈述剛德以贈之伯寧俛然竟其志以會于全也希聖希天之階其容有不可升乎

贈王克孝

涇野子之判解也率其士民躬行禮讓之教繼陟考功士民眷然思之王生克孝裹糧走數千里以卒業于南都歲云改矣而未歸也時與胡生孺道過予而論學予曰學之做也口耳晦之也子之師以躬行倡之庶其有彰乎以子之志服膺

師訓行著而習察違道不遠矣曰何謂行著而習察曰著也者心之著也察也者心之察也愛親敬長仁義之良也盡吾心之愛敬而以事親從兄焉忠恕之道也不本於愛敬而摹倣陳跡以步趨之曰道在是矣是覩堯而效其周旋其將能堯乎曰學之效先覺也將非其全與曰聖門之論學有成說矣曰學不厭曰爲之不厭學也者爲也所以求全仁義之良也仁以爲己任學也死而後已學之時習也正諸先覺攷諸古訓則學之目焉耳曰夫學若是其一也教之語上語下則何居曰子以聖門之教爲有二乎鄙夫之問扣兩端而竭是

無隱之教也其曰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嘆夫日用而不知者也曰可以語上不可以語下嘆夫下學而上達者之難得也故繩墨一也不以拙工廢榘率一也不以拙射變如以爲有二教也則是二繩墨二榘率也而可乎曰若是則奚有成德達才之異曰雨露之生物一也而物之材質紛其不齊也有剖甲者有萬芽者有舒枝幹者有吐華者有結實者子且以雨露爲有異乎成德達材受教之異也若君子之設科也而豈有私淑艾之教哉二生欣然若有會也克孝將歸孺道請所以贈者因書是說使歸而求之

叙秋江別意

易栗夫學於南都將道紹興以歸同志之士及縉紳之能文者咸有言以別其泉先生大書秋江別意於首簡東廓山人援之而不能止也廼偕諸友携諸兒餞於燕子之磯維時秋氣方肅皓月千里潦水歸涯江流一碧山人凭欄而笑曰子知秋江之興乎天氣之清明莫逾於秋江之澄澈亦莫逾於秋夫天之體本清也霧霧障之則有時昏矣水之體本澄也淫潦汨之則有時濁矣良知之清明也與太虛合德而其澄澈也與江河同流然而有時昏且濁者則欲累之也故聖學

之要在於無欲甚矣子周子之善發聖人之蘊也聖門之教學者諄諄然以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爲戒意必固我者一欲而四名也絕其意必固我之欲而良知之本體致矣曾子之稱聖人曰秋暘以暴之江漢以濯之皜皜乎不可尙已皜皜者潔白昭融瑩然本體而已矣先師之訓曰由志學而至于立自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於不惑去夏而秋矣今吾行年三十有九矣栗夫亦三十有六矣其果能掃霧霧收淫潦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江河以復其初已乎其將終爲霧霧所障淫潦所汨以遂枉此生已乎嘻可畏哉栗夫受教先覺而

切憇惜陰之會聚書所居之樓而讀之名之曰東覺茲復歷  
鹿洞涉鳳臺以探禹穴思友天下之善以日新其德其尚及  
時進修無忘今昔之志則形跡雖別而心志未始不合也粟  
夫拜手曰寬也其敢以聚散忘師友之規於是諸友歌詩以  
遞觴之命兒義及美鼓琴以侑之東方旣白解維而別

叙卷阿分詠

有虞之世禹以克艱鳴以正德利用厚生鳴益以任賢去邪  
鳴皋陶以知人安民鳴以兢兢業業母曠庶官鳴故鳳鳴於  
庭有周之世召公以明王慎德四夷咸賓以顧畏民晷祈天

永命鳴太公以敬吉怠滅義從欲南鳴周公以所其無逸知  
稼穡艱難以綴衣虎賁知恤者鮮鳴故鳳鳴於岐易曰同聲  
相應同氣相求臣主一德大小同心以召天下之和覽德輝  
而下之鳳鳥豈有不至乎弘齋陸子伯載事賢友仁以養其  
德而澤其文采固鳳之徒也

天子召之俾立高岡矣邛首一鳴以爲禹爲臯爲周爲召陸子  
其可以自默乎凡我同志載詠載歌匪以酒食而勗以周行  
茲卷阿分詠之所以作也卷阿之稱吉士曰維君子使媚于  
天子維君子命媚于庶人媚于庶人非于譽也以萬物爲一

體而圖其安且利焉下斯媚之矣媚于天子非面從也將順  
匡救若手足之衛心腹焉上斯媚之矣上媚之而獲怨于下  
或詭隨者也下媚之而得罪于上或亢激者也不詭不亢以  
適于中茲鳳德也其爲吉孰大焉

贈盛程齋北上詩序

南海程齋盛先生以翰林出督學政于浙入爲符鄉于留都  
自起家進士二十有七年矣

天子篤念老成至是有春坊之召將行江郎周子用賓涇野呂  
子仲木約齋劉子紹功黃巖劉子舜弼及予醜而餞于其居  
程齋復張席以留客皓月盈庭花香入几或道故誼或商新  
得衍衍然不能別也程齋忽掀髯呼童具筆硯請所以贈者  
遂卽席賦詩黃巖先就涇野次之予次之程齋亦作長歌以  
爲別獨江郎山人默坐而咲羣公交促之山人曰凡予所欲  
言者諸君代言之矣予可以無言日者蔡我齋別予清涼臺  
上舉觴以請言予笑而應之曰贈子以無言之言先民之訓  
備矣多矣在子行之而已矣而又可加乎守益楚然避席而  
請曰無言之言則旣聞命矣若夫無爲之爲無技之技草野  
雖固亦願有言然記曰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又曰若有一

箇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夫其無爲也必有爲也守至正而已矣其無技也必有技也容衆善而已矣昔者重華之聖濟哲文明而舍已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百揆如禹三禮如夷虞如益工如垂而濟濟相讓不啻若自其口出聖帝良相之盛德大業率由斯道也先生入弼主德出酌

國論其將以是加之意乎於是程齋起謝更獻互酬相與大笑而退退則書所言及詩于卷以納諸行橐

原壽

壽有幾曰有稟壽有葆壽有際壽有貞壽有盜壽有引壽精氣純固寒暑弗能襲焉是謂稟壽抱朴守素嗜欲弗滑焉以無毀其初是謂葆壽逢時熙泰無兵革菑荒以闕天年是謂際壽執天之樞握人之紀以踐其形而壽天下施于來世是謂貞壽齒髮歸然而德之弗逮是謂盜壽脩身慎行而降年不永其道壽矣謂之引壽引壽則陋巷之顏是已盜壽則夷俟之壤是已貞壽之義大矣際壽以言乎時也葆壽以言乎人也稟壽以言乎天也曰壽之術果孰從而得之曰古也以智得壽今也以愚得壽曰奚爲其異也曰壽之大害有三而



酗酒冒色不與焉一曰利二曰勢三曰名二物之剥其生也世所共聞也三害之剥其生也無以異也而世恬然莫之聞也古之人知身之重於天下也不忍以其所輕害其所重故曰以智得壽後之人以其身殉於物也度長絜短筭無遺策而聞於從事者見斥爲愚矣故曰以愚得壽卽岡羅公鳳聞而笑曰子之言壽也其有徵夫自吾之寓于金陵也獲聞五方之士有穎獻者有博洽者有通敏者而紛然不免於三害若牽黃臂蒼以獵原野禽未獲而車相繼踏矣吾觀於愚逸顧公年登大耋而備百順也其幾矣乎翁起家千金均之兒

弟而濟及族姻則聞于利矣子姓登第受封秩卽勅斷家事不溷鄉里則聞于勢矣教其子東橋居士璘以忠許國嘗逆權貴爲遷客至于今二十餘年矣而淹外僚則聞于名矣茲非所謂以愚得壽者耶益肅然曰幾矣翁沐浴熙朝受敦龐之氣而式克以愚自逸也其諸有三壽焉東橋公行脩而望日隆行且擴于有政以愚逸之方壽天下則翁之壽將永永有聞夫是之謂廣壽

叙靖寇錄

嘗讀周禮至醫師之職凡邦之有疾病者疢瘍者分而治之

歲終稽其醫事以殿最其食未嘗不嘆聖人仁天下之周也  
民之有疾也備其牲醴貨幣以迎醫醫者受其奉已爲之鍼  
熇湯丸以療之凡以相爲賜也而上之人又從而程督之旌  
其能而懲其不恪則醫孰不勸勉畏忌以供其職而民之不  
獲其天年者鮮矣夫設官分吏而布諸郡國將非以醫民爲  
責乎民之輸貢執役而趨走之將非求醫於其上乎鍼熇之  
不時湯丸之不辯坐視危苦而莫之省也則民將奚賴焉益  
也扶病南歸見邑人之苦有二焉曰虛糧曰盜賊虛糧之毒  
也若癥瘕糾於肺腑日蝕月削疴羸而不可起時則有雙江

危侯惻然以身任丈量之勞滌腸濯胃而新之我士民是以  
有遺愛之集盜賊之毒也若陽癰陰俞腐背穿脇腥穢而不  
可通時則有白泉林侯慨然以身任矢石之勞凡腫瘍折瘍  
祝而藥之副而殺之我士民是以有靖寇之錄夫欲壽欲逸  
欲富古今所同也逆其欲則怨怨則詛順其欲則喜喜則有  
歌且謠今與古不相遠也古之大師陳詩以觀列國之風是  
以美刺不隱而賞罰章安福雖傲固古侯封也是獨不可以  
備觀風之末乎林侯茲以考績行矣當路亦荐薦之矣有陳  
是錄而達之

明主大計羣吏之治而殿最之使不恪者懲而能者旌吾於林  
侯之行望之也抑瘡痍甫瘳精氣未壯所謂兩九竅參九藏  
節五味調五穀以收醫之大成嘗與侯熟籌之矣明試車服  
之餘尚爲  
九重敷奏之備揚澤以固上游糾窩黨以洗汚俗嚴團保以  
杜厲階庶更生之危苦躋于康寧耄耄豈緊策勲旦夕而已  
草莽雖病敬拜手以祝

三窮圖問荅

弓岡子繪三窮圖東廓子與客觀之終卷而嘆曰善乎周氏

之以窮爲福也客曰夫窮與福乖者也而奚可合之其諸以  
蚤發之節旌于

朝聲于詠歌將以名爲福與曰否以名爲福則世之埋光泥  
彩而弗旌弗詠其遂謂之禍乎客曰其諸以遺腹之孤致位  
通顯爲廷尉光其三世將以祿位爲福與曰否以祿位爲福  
則世之抱真蘊孝而弗顯其遂謂之禍乎客曰然則烏在其  
爲福與曰子不聞乎天地之中烝民所受養之以福敗以取  
禍決諸能不能而已矣故婦以不死其夫爲節子以不忝其  
親爲孝而舅姑以不奪婦志爲慈凡以自盡其人道而不失

天地之中也能盡人道而無愧怍於天地則獨不獨寡不寡孤不孤命之曰以窮爲福不能盡而斃之則與禽獸奚擇雖倖而達也命之曰以達爲禍故君以能仁爲福臣以能忠爲福兄以能友爲福弟以能恭爲福朋友以能信爲福而窮與達弗論焉曰然則祿位名壽將不得爲福與曰子亦知夫不待財而富不待爵而尊不待年而壽雖蒙訛詬犯刑戮觸然揭日月而行者乎且試以位與子商之廷尉天下之平世稱達焉而定國以爲福湯禹以爲禍俊臣以爲禍而有功以爲福繇達推窮由古推今禍福果誰歸乎客惕然而退遂錄其

問荅以質諸弓岡子弓岡子其曰孜孜然後當有圖子之以達爲福者

道南三書序

昔在洙泗以仁聖之道學不厭教不倦故道術之隆上接唐虞及孟氏沒而大義乖矣守訓誥崇詞章趨佛老貿貿且千餘載至濂洛勃興始克尋其緒聖學之要揭以無欲而定性之教直以太公順應學聖人之常天下之人灑然如羣醒之獲醒也游于門者衆矣而龜山歸聞獨以吾道南語坐客蓋許之也故其教曰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不立之的以

何爲準而反覆慨嘆以學不聞道雖博通古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原慤不爲非義而視聖人作處無毫髮彷彿其簡易而不雜宛然濂洛家法也豫章延平穎悟雖不及而朴實過之其以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爲福以富貴爲陋最善發明禍福自求之旨而採薇爲聖剖心爲仁始如影響之不爽矣其以學者之患未有冰解凍釋而用力持守苟免顯然悔尤爲不足道最善發明深造自得之旨而克伐未仁緼袍未臧正坐未能居安而資深也邇來三百餘載矣學者之志於道也其果能輕富貴安貧賤孜孜於仁慈忠孝矣乎博古今守原

慤苟免悔尤炳然以一善自足矣而不厭不倦之學且自諉以爲不可能則道南之一脉不幾於泯泯乎儼山陸子自大可成出佐延平亟次是書而刻之比復刻于吾邦其昭往哲範來學甚盛典也百爾君子讀是三書慨然以聖爲志而不甘于自棄自小則程門所謂第一等者庶有可望不然則未可與共學而曰適道曰立曰權終未免對塔說相輪之學

叙永新鄉約

古者大學之教以脩身爲本是學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庶人之等懸矣而身有不脩則親愛賤惡畏敬哀矜舉辟

而不中節以父母則弗能孝以長上則弗能敬以鄉里則弗能睦以子孫則弗能訓以生理則弗能安而非爲日作災害日侵故善立教者必造端于庶人比長閭胥相與戒其奇姦而勸其敬敏任恤是以人人遷善改過潛移默化以升於大猷我高皇之錫福庶民也創爲敷言以木鐸徇于道路視成周之教易知易從而百爾臣工忽爲彌文甚者漫不加省孜孜以期會刑獄取辨而上最嗜豈獨古道之不復哉姑蘓陸侯祭以司諫令永新毅然以靖共自厲曰凡厥庶民是訓是行將必在倡之者乃詢于大夫士之彥酌俗從宜以立鄉約

演

聖諭而疏之凡爲孝順之目六尊敬之目二和睦之目六教訓之目五生理之目四毋作非爲之目十有四市井山谷之民咸欣欣然服行之而侯遂投劾以歸不及躬考其成也嗚呼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凡產於斯者其夙夜無忘保極之教而牧於斯者尙以時稽試察嫩惡而誅賞之是豈獨永新之福鄰邑必當有取法者

永豐太平坊鄒氏族譜序

昔易齋大夫訪族於永豐遂歷樂安崇仁宜黃慨然欲作鄒

氏統宗譜以敦親睦以萃渙散曰自正考父而下其詳不可聞也自統制而下世次未易稽也吾欲泝於承務衍于七仁達于銀青以極諸派之流其可乎衆咸訢然而功未克就乃作安成澈源小宗之譜首以譜序存舊也次以制誥章恩也次以經傳格言端本也次以歐蕪譜例垂制也次以宋方論議戒僞也次以甲科節義昭的也次以世系行實而終以詩文徵文獻也守益守而藏之弗敢違宗兄國寧自承豐相視于廣德出而閱之寧瞿然曰吾欲續太平坊小宗之譜請由是取法焉以嘉靖己丑編次之踰年而始成顧安撫公瀛以

勤王覆家而太理公瑾以死難貽累屬戚記志無所考乃畧其系而載其事又六年丙申偕叔父德化顯倫及弟宗孟姪鐸詣予而徵言訢訢然曰子知吾之姓與孔子同乎左氏所稱正考父三命益恭其後必有達者鄒之與孔同姓而異氏耳予復之曰子亦知吾之性與孔子同乎良知良能蒸民所具直道而行無異三代亦同性而異世耳孔門之教弟子曰入孝出弟謹言信行愛衆親仁而餘力以學文故由孝弟而達之則立愛立敬無或斲矣由謹信而達之則庸德庸言無或怠矣由愛衆親仁而達之則嘉善而矜不能無或棄矣由

學文而達之則誦詩書  
其世無或陋矣聖人之仁天  
下咸若視其弟子也而况于同姓其可以不思自盡乎寧起  
謝曰吾得之矣能盡其性爲能光其姓能光其姓爲能重其  
譜請以是勵我子弟其統宗聯屬之法尙與諸宗共圖之

慶郡侯竹墟公考績

龍泉歐尹禮問爲政之要東廓子守益曰夫知學者其知政  
乎上天之載陽舒陰歛萬物熙熙以生以成其於穆不已之  
運乎聖人之化仁育義肅萬物皞皞以立以綏其純亦不已  
之學乎故太上以學爲政戒慎恐懼主宰常定上下與天地

同流其次以資稟爲政寬和剛斷簡靖明察若溫涼炎冷各  
專其一氣其下以私慾爲政雜行逆施以干陰陽之和歐尹  
曰邃哉學也戒慎日密其脩己以敬乎位育日宣其安人以  
安百姓乎弗能戒慎以學則弗能太公以中弗能太公以中  
則弗能順應以和故七十里之政以聖敬式九圍百里之政  
以敬止光四方東廓子曰茲維要哉

天子方嗣羣聖以敬一敷彛訓凡我臣工顧誕琬琰是訓是行  
以錫福庶民其亦永有嘉績歐尹曰茲維鮮哉惟我竹墟公  
居敬以莅吾吉望之儼然終日無倦庭中肅清吏卒如木偶



東原錄先生集 卷之一 四十五  
亦惟敬聽辭正刑無官無反無內無貨以嚴天威亦惟敬屬  
吏資稟溫顏詢諷有恭其職愛若已出亦惟敬三載有孚入  
報嘉績于 后將日躋緝熙氣機翕合雲龍風虎吾吉其焉  
得專之東廓子曰吾吉弗得專之將與天下慶之天下爲一  
體朝廷爲腹心郡國爲服肱故明主之篤恭也無泄無忘以  
普其愛忠臣之靖恭也無羨無援以效其職既明且忠以建  
聖學以達王道將萬世嘉績是賴敬書其慶以俟

叙永豐鄉約

彭山公自侍御謫揭揚以鄉約和其民中離子嘉與同志共

之矣繼自儀制謫辰州量移吉安雙江子喜曰其可徵福于  
中離乎迺屬耆舊協俊彥以請于邑邑令彭君躬受約束于  
太府竹墟公喜曰茲榕城經驗方也矧茲旱荒民瘼其殷幸  
有以療我永豐彭山子迺詣邑中諮俗考典覈利病而罷行  
之首以洪武禮制社厲宴誓者二教民榜文勸道者九曰尊  
成規也次以約儀者三而列其申明約法崇尚禮教經理糧  
差安靜地方者四曰酌民宜也附以丈量縣總而列其鄉總  
者五都總者五十有三曰稽官成防吏蠹也於是視榕城之  
約加詳矣東廓子獲請業焉喜曰夫教於鄉者其知一體之

學乎鄉鄙合而爲邦國邦國合而爲天下若指於脛脛於股股於腰精氣恒相貫而命脉常相繫故古之善教天下者必自鄉始五家之長防其奇袤五比之胥書其敬敏任恤四閭之師書其孝弟睦姻有學五族之正書其德行道藝而五黨之長雍容于上以時攷勸而無有癰疽跋齧之虞故曰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微眇而忽之則善根不植旣萌而後絕之則惡蔓不可勝禁夫其惡蔓不可勝禁也而欲以誅戮速一切之效是謂不教不戒不免於罔民豈曰痿痺將剝髮膚而潰腹心矣程門之學惓惓以識仁體爲要故藍田所約

勸德業規過失交禮俗恤患難惻然猶有古之遺焉我惕明先師紹明道而興者也試以茲約揆之其王門之呂乎然呂氏獨倡于鄉而季子得數于位位愈隆而敷愈宏入告我后用日靖四方使

高皇帝裁成輔相之仁永永與成周比隆其罔俾專于一隅維我永豐有瀧岡金牛之餘韻焉凡厥耆舊暨厥俊彥懋對休運相與敏德遠罪以自附于藍田其罔俾托諸空言敬拜手以交祝其成

贈黃志學歸惠州

學者不患無美質患無實學學術不明則好仁好剛猶蔽於一偏而智與不欲亦止以一善自名故必自易其惡自至其中方是文之以禮樂之學禮樂也者非他中和而已矣柴愚參魯由喭師辟賜貨殖而億中雖淺深不同終是查滓未融查滓未融則不能廓然大公不能廓然大公則不能物來順應與屢空之顏畢竟殊科顏氏之屢空只是查滓渾化使終身如三月焉便是皜皜不可尙矣黃生明倫自惠來學剛善而欲以有爲也書此以勗其別且以求正於中離子

改齋文集序

改齋文集吾友王宜學之遺文也吾獲友於改齋見其學凡三改改而日進於道故其文亦三改改而日幾於道始宜學從朴齋大夫宦學南都習聞文端公世業博聞強記以豪爽自許所與遊率四方英俊稠人廣坐軒然指切是非成敗莫能撓其鋒至面折人過惡頸發赤弗止旣而悔曰柔克之戒古有良方若蘊內熱復投以剛劑將入於狂以改名其齋自是歛華爲實約辯以訥擇直諒而後交求信國文公遺像出入奉以偕行及自翰林謫三河驛怡然就道舟過瀧水爲巨石所破緣石趺坐浩歌以自適家人驚求之聞歌聲迺艤以

濟然時或被酒譙罵露其舊習復自悔曰病根未拔稍懈將復萌益務鞭辟近裏求查滓而消融之既講學虔州深求致知格物之要復寓書烟霞洞以辨所謂動靜兩忘者弗明弗措其后召入史館步無妄趨目無妄視同館迂其至曰觀白生來矣蓋靳之也而改齋持不變嘗曰深潛純一之味予恒愧此四字使得永年以克其學其進於道也孰能禦之夫學所以治心也心所以宣言也言也者心之聲也而可僞乎觀改齋之言始也閔而肆中也慤而介終也温厚舒徐而有典則信乎不可僞爲也鳧氏之爲鍾一也而其制異則其聲隨

之是故鍾之厚也其聲石薄也其聲播侈也其聲柞弁也其聲鬱長甬也其聲震夫是之謂誠中形外之學改齋沒無子文頗散逸其子婿劉教署泰興教事始蒐輯之凡爲詩三卷文六卷語錄一卷兩厓朱柱史子禮延而詢之曰嘻吾之責也迺與義城黃子忠議刻之以傳徃歲兩厓之試禮闈也文頗不諧時好議將黜之改齋力薦之曰是卷也不蹈襲而克然自得必奇士也遂入式兩厓宦業日章徹果收改齋知人之明夫言以知人在改齋子驗之矣讀斯集而求之當必有知吾改齋子者

贈蔡我齋督學四川

我齋蔡君希淵奉

璽書以敷教于蜀其友守益餞之于雨花之臺適有農者負耒而耕于野指而告之曰子亦知夫農之稼乎察種稂順原隰芟其豐草去其螟蟲是任是負以就粒食茲固后稷氏之方也使舍其錢鎊偃息在床誦稷之遺方而望倉庾之盈其不餒而斃者幾希士之於道也甚於飲食羣于庠序以應上之需固曰脩契之教也而誦說焉耳矣詞華焉耳矣是其心將無餒乎身之餒則匹夫匹婦皇皇焉憂之心之餒則學士

大夫或恬焉而莫之憂嘻滋異矣我

高皇之訓曰學者貴將聖言體而行之敦尚孝弟忠信不徒務口耳庶得真才才一也有所謂真則有所謂僞矣子臣弟友之道行于庸德謹于庸言至於慥慥而後已是洙泗之真也是脩其播藝以養父兄畀尸賓利俾寡者也

天子厲精更化以光

烈祖之休而我齋適應茲選移風易俗斯其機矣風之移也在上之所好上好華靡則以華靡應之上好篤實其有不能爲篤實乎子之學也毅然以顏子爲師而事賢友仁追琢其德

其教興化教自鹿教南大學令協所好矣蜀雖萬里其俗尚  
慤而隆禮有足用爲善者趙過之治農也代田以休地脉深  
根以耐風旱以征和之季猶能轉凋爲豐而况司徒氏之教  
根於天裘迺於日用獨不可以轉薄爲忠吾未之信也於是  
君之年友劉君汝玉等聞之相與議曰我齋一行而可賀者  
三爲

明主得教化之臣賀爲蜀之士得所宗賀爲我齋得行其道賀  
是弗可默也遂徵其言以授從者

贈應仁卿秋官

應子仁卿書最于大宰省予疾于榻而告行焉曰甚矣學之  
難也用意則助不用意則忘忘與助交病而助之爲病尤多  
予曰助長與利仁則有別乎曰利仁而用意則入於助長矣  
曰異乎吾所聞利仁之功無終食而違造次於是顛沛於是  
將非用意已乎好仁而無以尙之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  
謂非用意而能之乎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學之弗能問  
之弗明行之弗篤至於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皆必有事焉集  
義以養氣之功也不得謂之助助長之害也譬諸揠苗揠苗  
之於芸苗則有別矣農之芸苗也茂草則芟之螟螣則除之

早則漑之潦則疏之夫豈不勞無非有事於根焉耳圖效欲  
速并其根而拔之是謂助長而已矣周公之聖也夜以繼日  
坐以待旦孔子之聖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子且以爲用意  
乎爲不用意乎應子欣然曰吾今而後日以集義爲事先難  
而後獲違道其不遠乎予曰子勉之矣以子之敏用其力於  
仁何遠之有子歸見叔父天癸而商新得焉其爲我質之

贈邵文化

良知之蘊發於孟子夷攷孟子之行何其善於致良知也傳  
食諸侯衆之所非也而行之齊饑發棠衆之所悅也而不行

一見諸侯衆以爲可爲也而不行三宿出晝衆以爲濡滯也  
而行之楊墨衆之所歸也而斥之仲子衆之所謂廉也儀衍  
衆之所謂大丈夫也而又斥之匡章衆之所謂不孝也而不  
斥又從而禮貌之餽金可受也亦可却也幣交可報也亦可  
不報也蓋惟自致其良知不徇毀譽不拘格式不求聲名爲  
其所爲欲其所欲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  
矣後之學者不知自致其良知以爲揆事宰物之本徃徃依  
憑於外以爲前却故知其不可爲而衆或悅之則靡然而從  
之矣知其可爲而衆或非之則蹙然而辟之矣古人之所已

行而心所不安亦摹倣而蹈之矣心之所安而古人未嘗行焉亦隱忍而弗果矣嗚呼良知之在人猶輕重之有權長短之有度也不自精其權度而稱銖較兩揣丈測尋曉曉然欲以開物而成務多見其惑也已吾友邵文化質粹而志敏慨然自信於良知之學其遊南都南都之君子皆樂與之交雖予之不敏扶疾而聽之欣欣然若有契也茲將歸吳興吳興多講學之士聲應氣求富有勃然相感者因述所聞於師友者以爲贈文化其何以處我

贈胡孺道

胡生孺道自蕪湖來學於南都時北風方怒長江無行舟舟有鬻姜者畏其腐獨棹以下因呼而附之中流白浪入舟生懼欲旋鬻姜者笑曰爾第穩坐無尼吾事及暮風小憇生欲泊復笑而不應夜遂至於龍江明日生入以告于東廓山人山人訖然曰子欲求師乎則鬻姜者是已鬻姜者之志於利也雖風波險阻毅然而弗避故遂如所期而至子之志於道也果如其志於利弗泊弗旋其將不有所至乎聖門之教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夫以仁爲利毅然求必得之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是謂擇乎中庸而能期月守之斯智之實也循而



化之其志於安仁也不遠矣世之明著衣冠高談仁義一旦  
臨利害蕭然喪其常度而欲避之皆鬻姜者之所笑也生惕  
然喜曰彼以其利我以吾義而今而後其敢忘鬻姜之志既  
數月其兄大用召之歸省求所以自儆者追書其說以勵之

贈廖曰進

廖生曰進再見於南都相與切磋良知之訓慨然若有得也  
逾年將歸瑞州求所以爲別後藥石之資予曰吾與子朝夕  
所切磋者皆藥石也而何以復求爲子亦知夫長生之術人  
所樂聞者乎曰然曰樂長生而不得其方長生可得乎曰否

曰得其方而不服食之將能長生乎曰弗能矣曰服食之而  
或間其功或雜以他方其終可以成仙乎曰終弗可成矣曰  
吾與子之學也何以異於是吾之所聞於師也古聖相傳之  
方也定性之學無欲之要戒慎戰兢之功皆所以全其良知  
之精明真純而不使外誘得以病之也全其精明真純而外  
誘不能病之則從古聖賢雖越宇宙固可以開闢啟鑰親聆  
其警歎而周旋揖讓於其間矣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  
在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孔子道德高厚  
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茲吾儒長生之說也世之

沒溺於辭章摹倣於事功勤苦于著述症候雖異均足以耗元精而滋疴毒其於長生也遠矣

贈楊生歸蜀

人心之靈萬古如一日試舉目之分黑白鼻之別香臭口之辨甘苦今之人其有異於三代乎以三代準唐虞唐虞其有異於今乎是是非非若黑白甘苦謂心不能知是非誣其心者也夫以心體之同也則宜其咸趨於善也而或以入於惡者物欲病之也目之病也則黑白眩矣鼻之病也則香臭淆矣口之病也則甘苦變矣六籍之言聖人醫世之方蘄以去

其物欲而全其靈明者也至孟氏善發明之道性善稱堯舜毅然以療一世之痼堯舜者性之離婁也離婁之明非有加於目也能不失其本明而已矣曹交之較湯文索其楠也曰歸而求之有餘師揭其精也夫孩提而知愛長而知敬入井而知惻隱嗚蹴而知羞惡豈必待詔告而後能哉心之靈明是謂嚴師是是非非若黑白甘苦粲然不爽患在不能遵其教耳遵而弗背可以爲堯舜背而弗遵不免爲桀蹠自慊自欺由已而由人乎哉楊生科自江津來省其兄几川郡侯侯語之曰吉安惜陰諸友方從事於致良知之學吾甚嘉之汝

其往請益焉歸以告于蜀之同志生欣然受命具書諸友求所以爲茲帝之佩者予嘉其志而思以贊之力疾述所聞以贈

遺愛集序

遺愛集者吾邑之庶士庶民爲雙江危侯而作也侯諱嶽字季申起家黔陽成進士出理吾吉之獄訟廉潔自持皜如水霜而平易近民坦無城府凡我九邑莫不望以署其政教維茲安福苦于虛糧如涿水炎火莫之遏禦廼疏于朝呈于撫巡列愬于藩臬郡邑得侯而任丈量焉侯閱故籍

詢土宜盡得其爲奸根株廼誣告于庶民曰緝羅之豪坐享其粟蓬蘽之虫日削其肉爾其無贖貨無玩法以頭于徒弊者有常刑復禮于庶士曰孺子入井我弗敢逸同室有鬪合各宣其力願無注剛無茹柔無倦終萬物一體之學庶與諸生共之復懇于大吏及僚友曰維此惇獨將以爲福維彼高明將以爲毒請無聽於浮言無搖於橫議以壞于垂成庶聖天子嘉靖之澤獲與萬姓共之羣公翕然報允於是分野授任布令陳教三其籍以防奸四其壤以定則十其衆以同好惡五其會以廣耳目一之于神明以葆心志四境之內惕然

東坡先生集卷之十一  
三十一  
欣然夙夜服其事侯以匹馬從二吏數卒躬往覈之以賞罰  
用命不用命陟巘壑冒風雨犯炎蒸毅然弗避旣而內子沒  
殮之復來孤稚呱呱乳之復來躬疾及疴也療之復出及病  
不能支猶集羣冊于玄妙觀以督其成嗚呼侯之體國恤民  
以遺愛於吾邦可謂斃而後已矣故其病也胥禱之其稍愈  
也胥慶之及其沒也胥哀之凡誄者騷者謳者吟者古體近  
體雜言者罔不各洩其哀合而名之曰遺愛集云東廓子守  
益啟而讀之泣然流涕曰吾於是見好惡之公焉於是見義  
利之交焉於是見殃慶之定焉是可以風矣夫人之所欲莫

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當其憤惡之極也則寧死以速之故  
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當其悼善之鬱也則寧捐生以贖  
之故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侯之沒也真有百身以贖之哀  
焉是可以察好惡矣夫以利交者利盡則踈以勢交者勢替  
則渝故翟公之客當其罷位渙然去之而侯之旣沒善類聚  
弔會哭欲圖其不朽者不啻生存焉是可以辨義利矣世之  
哀侯者率以位未隆齒未崇爲天之未定然至貴者道至壽  
者德道德有諸身則無羨乎其外侯以一身安危爲萬姓休  
戚戴天履地克然無愧忤所謂自求多福共誰曰非慶彼蔽

賢而冒其位者謂之竊無道而冒其年者謂之賊賊與竊皆  
蹠之徒也使盜蹠而貴且壽焉其誰曰非劫後之觀斯集者  
求殃慶之定則知所以事天辨義利之交則知所以擇士察  
好惡之公則知所以使民故曰是可以風矣

毀譽篇

昔之評毀譽之等有二曰聞譽而喜聞毀而怒釋之者曰茲  
常情也吾而未臧也譽之何加吾而未否也毀之何損故莫  
若曰聞譽而加勉聞毀而加省釋之者曰茲好脩者也加勉  
於譽則陽淑日升矣加省於毀則陰慝日消矣然而未要其

極也假而不遇譽則將不勉乎假而不遇毀則將不省乎故  
莫若曰毀譽兩忘夫兩忘者非喜毀而惡譽也彼以毀譽者  
皆儻來之言也人之爲善也猶其饑食粟而寒衣裘也饑而  
求食寒而求衣豈以靳知於人凡以自快其良知而已求以  
自快其良知則戒慎恐懼常精常明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不  
顯亦臨無射亦保蓋無須臾而不自勉自省也彼其視儻來  
之言若鵲之啾啾烏之啞啞過耳而不留也而奚足以滑吾  
聰夫是之謂自信之學梧岡王少尹莅吾邑期年矣司徒氏  
之監兌者以才能獎之而其時適訕于下祿皇皇而後自東

廓子爲東川茹子及胡子曰信矣毀譽之難據也梧桐子當  
饑食渴飲之時一切休息與民更始而潔已不汙孜孜舉其  
職此人所難者而獨以輸賦受賞夫賦之難完邑之舊也自  
覈田告成舉飛灑詭寄而一掃之則其完無難者非所難而  
得獎舉所難而未得達則梧桐其有以自信否乎今夫鳳之  
爲德也禮以爲翼義以爲背仁以爲膺信以爲腸一德弗備  
則鳳之所當自求也若其昂首而鳴也人喜之則以自足人  
怒之則以自沮其爲鳳也亦淺矣梧桐子嘗見先師于貴陽  
而時以戒懼之功過相切磋蓋踰鳳之徒也其尙勉於自信

之學乎

泮水別言

松谿程侯與諸大夫諸士聚講泮水之上旣拜召命循脩荒  
政頒鄉約經營書院眷然不能別邑之艾老子弟相與列治  
狀赴當道閔閔然望其留也松谿子曰吾豈能忘情吾民乎  
天下之化機惟宰相得專統之惟縣令得專理之故士之有  
志者不得爲宰相則願爲縣令吾方欲就縣令而學以弘章  
善癉惡之化而愧未之能成也東廓子曰以予觀於楊縉之  
相也其猶侯之令乎崔寬中丞也而毀游觀黎幹京兆也而

損駒馭郭子儀勲貴也而散音樂故上好廉介則豪侈變矣  
上好正直則詭譎變矣上好寬仁則殘刻變矣上好誠信則  
詐滑變矣上好禮讓則貪戾變矣侯不鄙吾民歛其宰天下  
者而試于一邑其撫良善惻然恐其傷也其芟奸慝侃然恐  
其滋也其宣暢彞訓肅然恐其弗章也是以民莫不勸勉於  
善而愧耻情伏以無陷於刑戮如天之福不奪以三月邑之  
福其未艾乎諸大夫曰天非不欲福吾邑也其以播其福於  
天下乎

聖天子方霽威嚴以旁招俊乂豈緊以職方相淹將資啟沃以  
躋寅亮由此其選也侯以試于一邑者而弘敷于天下則爵  
不待瀆刑不待試而天下將丕應後志請遂以綰爲侯祝諸  
士曰王道之寂久矣其本在於天德昔在伊洛以大公順應  
爲定性之功與中和位育于載一源故簿上元令晉城改著  
作權御史丞大常隨其所至上下響應狡僞暴慢且獻誠致  
恭而巍然爲百世師侯之入大史也與念菴羅氏方州楊氏  
實切磋之而松谿又洛水之所自出也懋而終之焉知安福  
非晉城乎請以伯淳爲侯祝侯起拜曰甚矣諸君子之好我  
也敢不馳周行以求光于先世抑大公順應者性之則也自

私用智者習之障也相古安成以節義文章望于天下邇來  
頗負惡聲矣誠欲明目張喙爲諸公一洗之亦願諸公之懋  
終之也無搖爾習無汨爾性繁夙夜之祝諸大夫諸士羅拜  
曰甚矣侯之愛我無已也其忍忘德音以忝先正於是登洞  
淵泛瀘江徘徊石屋歌詠盈卷而別

贈鄭景明歸徽

東廓子與同志再會九峯之上曰曩者之會五年于茲矣二  
三子之新功也何以商之合辭而對曰曩者之教未之敢忘  
也而未之能有所成也曰夫農之功也種麥則有稷矣種禾

則有秋矣以五年之積而未有成也得無有種不入土者乎  
不然不免於滅裂而鹵莽之故其實亦滅裂鹵莽以相報乎  
今吾與子約子與良知約無爲虛見以相誑也曰知善而不  
遷知過而不改則何如曰自度所不安也抑且不敢曰知過  
而必改知善而必遷則何如曰正愧未之能也是以無成曰  
若然則二三子之病也其在於因循乎因循于此則必眩搖  
于彼矣古之不眩搖于彼者出門使民造次顛沛泰前倚衡  
斷斷乎精明之流行而不使須臾離焉是謂戒慎不忘之學  
能戒慎以學則能大公以中能大公以中則能順應以和裁



成天地輔相萬物胥由此出而何無所成之患若種不入土則雖和風甘雨將何所望其成二三子惕然若有失也相與誓于山靈曰慎無忘茲盟也以飲吾生歎上邽景明初學於廣德再見于南都比予之疾復聚于錢塘茲不遠千里以卒業于山房其易惡至中之志閔閔然若穗莖之望穫也於其歸省述茲盟以爲座右儆是任是負是春是掄是簸是隰是釋是烝以克膚革以引來胤是在景明無忘之而已矣微之同志切磋者若鮑氏程氏潘氏胡氏戴氏謝氏李氏吳氏方氏洪氏余氏王氏皆預聞后稷氏之術也瞻望弗及悠悠我

思其尙爲我交儆之

壽中山先生七十序

中山劉子退居秋江之上斂其用世者以試于鄉年七十矣而行日莊離明有齋崇正有會鄉約有議僊僊然蘄其同升于善也其鄉之彥聚而謀曰吾儕之得中山翁也若病者之漸起也自其兄弟怡怡室無私蓄也而競欲者知讓矣自其祿謁先祠貞教子姓也而嚚傲者知敬矣自其燕坐書齋滋蘭藝菊舉觴賦詩油然無外慕也而馳騫者知息矣自其親師取友孜孜正學老而不倦如有求弗獲也而亢者知勗畫

者知奮矣由是而祝其日壽也吾儕其偕壽而有瘳乎乃相  
率儼然以造于東廓子東廓子曰微二三子之請也吾固願  
壽之往歲中山子與甘泉子切磋于觀光之館時留滯廣德  
未克見也其後與雙江子幸振我于青原又與蓮坪子念菴  
子鼓舞吾黨之士于崇福如使其日壽也將隣國胥賴而况  
其鄉乎世固有豐于貨炫于勢鄉之人望而震焉然鑿于道  
義則心違怨而口詛呪之劉子之財茂以濟也權力無以援  
于險也而儼然冠裳愛之敬之從而祝頌之君子觀于好惡  
之公也其思以善自壽乎昔在白沙先生與一峯先生期以

斯道易天下而江門由耆踰老深造自得及門之士雲滂川  
漚使金牛而弗止于艾也將吾邦之薰陶奚讓于江門然則  
君子之壽其天下萬世繫之秋江與湖西鷄犬相聞而蕭庵  
公與一峯公管鮑也及令程鄉寔命中山兄弟親承周溪雲  
谷之教天之厚于中山子也年逾于一峯以續白沙之緒其  
亦有大屬乎太極所育萬物芸芸而人歸然爲萬物靈嗜欲  
不斷則天機不徹將靈萬物者而繭然爲萬物役茲江門之  
所隱也走而大者麟飛而大者鳳人而大者聖賢萬物之中  
有爲大者而靈萬物者顧不爲焉金牛之所期寧獨在南海

已乎二三子歸矣爲我效祝于中山翁日懋靈明亦臨亦保以述庭訓以光師範以無替先哲以祇承于天庥以壽于天下萬世

晉軒劉先生遺篋序

論德劉晉軒先生卒之六十年其孫新寧尹曉彙次舊篋以登諸梓得七言律三十絕句五十二五言律三絕句二五言古體八七言三古調一記七序八題跋二卻安南金書一祭文二而附以誌銘一輓章三以其散佚非全也名之曰遺稿三峰劉柱史陽受學于新寧拜手題其後而虛首簡以授于

山房益乃拜手言曰安成文獻富矣若忠文忠愍公之忠南雄公之廉晉軒先生之介世仰爲祥麟威鳳無耄倪頌之肆古有集敬齋春秋有傳猶足以論世之緒而先生流落人間厓厓若是然一角占麟一羽占鳳先生之學其有得于晉乎晉之象曰君子以自昭明德明德之光奚異皎日一爲雲霾所翳則蒞昏夜世之邇聲色殖貨利殉權勢怵毀譽浸淫昏蝕皆雲霾也故晉而摧如以靜爲裕則獨行正而無咎晉而愁如以進爲憂則貞直而受介福縻于貪則爲鼯鼠之厲狃于勢則爲晉角之吝惜也先生以衆允之望而未

獲錫馬晝接以成有慶之往閱世變者有遺憾焉益嘗僭評先生博識似蔡中郎而弗籠於勢礪行似周恭叔而弗挫於晚綏遠似陸大中而無金以貽子直節似衛史魚而未果進瑗以黜瑕使得與羅一峰彭敷五王濟之諸同袍攄其直諫麗大明而上行以一掃懷利患失之風則揚縮入相聲樂騶從臺榭不戒以戒中國相司馬遼人相戒無生邊釁尙優爲之先生却金書云其來星臨其去雲歛俯仰無愧直可質諸關神廷臣清白雕題震悚巍然聳中國於九霄之上勝於百萬師矣益方齧時先易齋大夫夢有子如先生大書綽樸有

道學謀猷之句恒思灑掃門墻而世不及也乃得與新寧尹切偲梅源東陽以究未盡之蘊茲獲以燕石并珠玉且悚且慶後之觀遺稿者惕然尙友洗濯明命爲麟爲鳳以無墮於鼯鼠晋角庶乎神交先生之全曠世而親炙之矣

重刻臨川吳文正公年譜序

初文正公年譜二卷長孫當以肅政廉訪託門人危學士素纂序梓于世自至正乙巳至嘉靖甲寅二百五十年矣裔孫庠生朝楨復增歷代褒典諸儒奏議及叙跋與狀碑爲四卷捐貲而梓之以首簡徵于青原益嘗讀陽明先師所刻朱子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一 六十五  
晚年定論附公所著尊德性說未嘗不三復思撰杖履以究  
著察之蘊乃今得以稽始末考踐履自望紫氣至隕大星凡  
八十有五年如親炙而評騭之非生平一快乎從古聖門以  
尊德性爲宗旨上帝以降烝民以受粹然至善靈昭不昧而  
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輕重厚薄天則炯炯踐此者爲克肖保  
此者爲匪懈而害此者爲悖德雖困勉之極已百已千只從  
此德性克之初非翹流以求源雖下愚之極自暴自棄只從  
此德性牾之未嘗豐氣而畜理故困而學之可與聖神同歸  
困而不學遂與禽獸同列不觀諸牛山之木乎伐以斧斤牧

以牛羊牾萌蘖而濯濯焉是亦一山木牛羊勿牧以保萌蘖  
是亦一山木斧斤勿伐以全其天真是亦一山木謂養之者  
有二科而牾之者有二質其可哉古之人高明博厚悠久無  
疆位育極功也而本於中和經綸大經立大本中和極則也  
而本於戒懼戒懼之著察其神乎離朱不見其形師曠不聞  
其聲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非仁體之經綸富貴不淫曰  
厚生貧賤不移曰玉成夭壽不二曰生順而死安是爲事天  
事親全歸無二之學泛濫於多岐疑迷於影響雖終身由之  
猶未可以語上達而況于精訓詰靡辭章急功利弗行弗習

者乎公生當宋末徃徃以空言相馳驚而盛年英邁拔于流俗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摧折窮山簞瓢卒歲日取易書詩春秋孝經摠括古今以折衷之而於三禮尤勤一時碩流若程文憲元文敏董忠定執饋質疑迎致講學至力薦以官國學節惠定謚遂與魯齋並望南兆一時杵五色以補二天巋然可覆也一峯羅文毅所跋桃源行曰仲連蹈海元亮尚晉公之志也後十年燕山一行豈公之志乎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書曰愼厥初惟厥終其所感深矣益也更有感然宋錄告終元綱不振而華蓋臨川二山之間猶有偉人出焉

聖朝熙洽正學宣暢無兵燹之撓困餓之苦左社之變山川具存圖書可稽其亦有以斯文爲任者乎自道自尊修德凝道貞觀貞明與天地日月同流是在後之人朝積飭行聯鄉割田以廣禮制慨然有免包銀蠲虛稅之風當道以實行獎其門容吳之世率其宗盟暨于俊髦稽公素履而考旋焉庶以迺茲年譜無遏佚前人光

尙志堂壽言

東廓子玩易于山房至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束書而嘆曰在昔聖神明物察倫合愛同敬以建三才之極乾清坤夷自我

立心民胞物與自我立命舉從良知良能而克之故合德合  
明貞壽於無疆亦曰不失赤子之心安宅弗居正路弗由拂  
側隱羞惡之良以自失其本心則欲然而小將與蕭艾蟪蛄  
同晦朔春秋矣門人賀子義卿自童子奉厥考文化甫之命  
以來學四十餘年矣文化甫食貧力學養寡母王孺人以節  
孝聞而未展其志乃發于義卿義卿之守邳州範圍清規貞  
釐百度隱隱有聲淮揚間而顏宜人以壽祝于庶士庶民咸  
以崇階旦夕望也既考最矣以忤上官拂衣徑歸而宜人亦  
安之曰吾昔侍汝父養大母菽水欣欣也今汝稍暇矣無以

吾故改操識者以媿尹母善養云義卿與兒善姻家而德涵  
往來二館亟使以請曰昔吾祖叔瑀翁構尚志堂以自樹而  
葺譜睦族忠文李公寔序之孟璉翁出穀二千餘石助賑膺  
旌 璽書而復創義倉以濟孤窮文安劉公以姻家銘而跋  
之采也畸于世構數訛于義倉廢址自附于居肆成藝之旨  
願微言于師門以續二公使母子相依以顧明命而娛暮景  
因述玩易之貞壽以爲祝義卿率諸弟世榮輩俛焉以克其  
學融氣節以趨道德捐紛華以研性命之蘊則日著日察由  
孝弟而通神明其孰禦之即使義卿渙忍榮利以與世浮沉

東廓子與緒山子遊於瀧岡雙江子肅客於崇立之宮四鄉  
雖三旌萬鍾讒譏交集回視尙志世澤如在霄漢於師友切  
磋孰隆孰汙耶故大上率性以制命其次修性以復命最下  
拂性以蹈命知斯三者其觀壽如觀火乎作尙志堂壽言

天申集序

東廓子與緒山子遊於瀧岡雙江子肅客於崇立之宮四鄉  
同志自遠而切磋蓋鍾氏預者五人焉將別鍾生傑出天申  
集以徵言曰昔先大父恭愍公以諫死於位英憲二聖嘉之  
有褒贈有節惠有延賞有申賚有祠典而公卿至於山林有  
贊有傳有銘有碑有哀輓雖兒童走卒無不昭然以並忠文

忠愍之烈也君子曰顯顯令德自天申之蓋取之嘉樂云  
生曰夫鍾子之述也言其定矣在昔 南內潛居沂藩改封

君臣兄弟之間蓋岌岌焉公獨建大義以及時省侍擇日建  
儲爲急當時在廷之臣自章廖一二公外非逢惡覲寵則緘  
默保位耳矣而詔獄所逮備極榜笞藤杖封下腐瘞淺土詩  
云視天夢夢言其難謀也夫天則亦有未定乎哉東廓子曰  
嘻子將索之於外乎則貧賤富貴夭壽紛紛其不齊矣夫安  
得而定子將索之內乎則惠廼從逆吉凶若影響矣夫安得  
而不定且試以貧且死爲凶乎則讓國而逃餓于首陽其將



爲天所棄耶試以富且貴爲吉乎則爭國而得尊爲諸侯富有四境之內其遂爲天所佑耶曰然則奚從而觀其定曰舍魚而取熊掌口之定味也舍生而取義心之定理也故志士不忘溝壑勇士不忘喪元言素定也古之素位以學也夷狄患難舉有以自得自得者得乎其天而已矣方恭愍公之上䟽也逆鱗之批業已聞之馬伏而斃亦已兆之假而有畏速死之念乎則其仗義也必餒矣有覲後福之念乎則其懼患也必悔矣弗餒弗悔以求自得其天卽弗褒弗賚弗誌弗輓其天者完矣而况紅蔡肇其瑞黃沙章 其戒白鶴表其異

天機炳炳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故大上盡性以知天其次蓋節以事天其下蔑德以逆天逆天者雖寵利耆老君子謂之天梏

叙漳南道志

漳南道志志漳南道之政也異時汀氓怙其岩嶮以干天刑廼分汀漳二部爲道專官蒞之自僉憲伍公希閔始其後頒勅改提督兵備事權日重矣而自成化庚寅至嘉靖庚子尙未有誌之者筆山侯公廷訓之至也奮志飭治罔敢暇豫首以平居自警三說及取法晉城長沙二條頒于吏民吏民惕然改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一 七十一  
觀矣乃稽于舊政則臧否得失有遺徵焉稽于疆域則形勝  
闕隘兵防有遺歷焉稽于郡邑則城隍戶口田賦學校有遺  
錄焉於是屬上杭伍令邊旁搜博訪以成新志而親定義例  
爲上下二卷首以 勅命示責任也次以虔臺所轄與全閩  
諸圖明體統也次因革事宜存鑒戒也次二郡衛及十六邑  
及所各爲圖爲紀詳職守也其鎮海安邊及各水寨巡司特  
爲圖重邊防也至是漳南之政粲然指諸掌矣筆山以其子  
秋官一元學於予使來徵言且曰漳南雖敝先易齋公臨之  
矣守益嘗聞諸父師曰官箴之鑑士習陋也士習之陋正學

荒也故大人之學直以天下爲一家君之使臣其父之使子  
乎子之受命於其親也倉庾之封藏出納罔弗晰也墻垣寢  
與之防弗慎也家衆之聯居耦耕罔弗輯也內奸外宄之萌  
蘖罔弗靖也姻隣之交際連絡罔弗睦也夫然後登之於籍  
以報其親而貽其孫謀臣之受命於君也其有能理官如家  
乎晰者或昏之慎者或墮之輯者或耨之靖者或忽之睦者  
或戾之甚至於去其籍以便其身圖筆山之是舉也以馭郡  
邑曰敏以孚士民曰惠以盡職業曰忠以範來政曰智一物  
而羣善備其諸有得於一家之學非耶昔者先公之政臧供

給以魁里甲禁侈俗以敦禮教分千百長以警土豪而撫討劇寇輿疾不避功成乞歸不待報而行柱史李公如圭言於朝錫金幣于家今乃得托以垂不朽其不肖孤寔有寵耀焉夫安敢以謗蕪辭中丞李公顯申明陽明先師諸令甲以收寧一柱史王君某接漳新朱子之祠皆有志於風教者而伍令遷爲希閔公之裔力續先志以光其世於法皆當書

野亭少傅劉公摘稿序

正德辛未益試南省受知於野亭劉公逾月公賜勅掃先塋亟趨以別公握手語曰吾歸不復來矣子國器也

善自愛寧直無媚寧介無通寧恬無競益拜而服膺焉其冬公遂致其事而益亦侍先大夫湯藥于家嘉靖己亥益再入京獲見公之孫中書存恩求公遺稿得若干卷爲摘其範世者圖梓之而歸餘稿俾藏于家序曰聖門之論君子以彬彬爲發率質偏則野文偏則史史與野懸矣而爽于中均焉公顧避君子而甘于野則何居蓋林放之間聖人大之而寧儉寧戚視禮之本若偏勝然傷世之陋而思約之也先進之從慨然避君子而甘于野跡公之志也其以禮樂從先進乎益歷仕途閱公卿大夫多矣其有怯於進而勇於退如公者乎

其有翰苑二十七年始以東宮恩進學士乎其有以南太宰  
召 制誥入文淵進少傅直 武英凡七越月以十二疏乞  
休乎其有歷相位家無餘貲既歸不問生產猶分俸餘以頒  
貧餓乎其有村門謝客自爲墓誌戒勿請祭塋贈謚勿干誅  
輓乎其有 優恩存問侃侃陳謝直以史籍尸諫自許乎世  
方抵巇獨爾靜退世方濡滯獨爾猛決世方驕逞獨爾慈朴  
世方誇詡獨爾澹寂世方軟媚獨爾戇鯁則見謂爲野也亦  
宜近習導 武廟初擢成憲公嘆曰吾講讀舊臣也疏戒逸  
游崇聖德力議近習及乞休 慰留甚渥復嘆曰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吾不忍強顏以負初心以干清議嗚呼孰非舊臣  
孰無初心孰不聞清議而公獨萃以自任耶歸鄉不見客或  
勸之答曰諛詞巧說不曾習學卑禮諂態不曾操演知者謂  
爲粗鄙不知者且以爲簡傲卽公翫齷于山林其能脂膏於  
朝著耶 上入正大統兩遣行人同洛陽劉公存問上疏陳  
謝願緝聖學守 祖訓進忠直抑邪諂開言路選將帥惜賞  
賚罷土木其於馭朽履冰眷然剴切又請時御 文華召輔  
臣及九卿長貳及撫巡藩臬來朝者各疏卓異直寫知見無  
墮毀譽萃諸御屏而時拔之公用世未盡之蘊豈穉悖長往

不復預人間事耶漢室安劉託諸木強而多智之平難以獨任淮南逆謀獨憚汲直而阿世之弘如發蒙振落然則野者何負於國哉悠悠歲月德業不逮寧直寧介野態如舊敝箒千金坐愧國器公絕筆詩曰貪痴顏面如塵土百歲我猶生氣在抱此英英神遊四極其尚以爲不負知己乎公之子元嗣以致仕恩入中書與孫存恩咸不墜家訓能守官以亢宗而力未能登諸梓海內豪傑寧無毅然思從先進者當能梓之以爲尚野者規

諸儒理學語要序

東廓子曰嗟乎自子思孟氏沒而真儒幾無傳矣非無傳也傳之者弗真則醇疵相雜猶無傳也楊子雲曰通天地人曰儒其言是也大玄準易載酒問奇果且以是爲通乎哉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將奚而通之語不云乎閉門造車出門合軌言規矩同也故善學者操規矩以出方員不善學者執方員以擬規矩夫無思無爲常寂常感天然自有之規矩也中以言乎體也和以言乎用也戒懼以言乎功也位育以言乎變化也故曰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如天地覆載如四時日月錯行而

代明曰殺而不怨利而不庸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天德王道之大成乎以訓詁者尙其專以詞章者尙其華以著述者尙其博以勛業者尙其成其經營布置層方疊員非無可觀也而天規天矩偏倚乖戾貿然莫或圖之至元公淳公始克續不傳之脉揭聖之可學則以一者無欲爲要答定性之功則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揆諸鄒魯何異代而同符也以橫渠之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而猶不免於出入明睿考索之箴吾儒醇疵之幾也明睿者其屢空乎考索者其億中乎億中之敏若善射覆者十發而九中然猶不免于

億也屢空者若置覆洞然心目無俟推測而得矣洛中高弟宣暢師說各以所聞不免牴牾而建安清田流派至分門立戶幾若不相容然後之學者沿舊則信耳以自是黨同則動氣以相角其能超然窠臼直求天真吾見亦罕矣嗚呼安得江漢以濯秋陽以暴淵淵浩浩折羣淆以一學術乎嘉靖甲辰吾友曾明卿氏守茶陵出其平日所抄諸儒要言於宋自濂溪公而下得十人焉於國朝自陽明公而上得五人焉刻之泚江書院以嘉惠諸生其用心亦良苦矣凡我同志相與反身而求之戒懼勿離以深造集義之節度則規矩誠設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一 七十三  
左右逢源得手應心不言而喻夫是之謂知言

重刻唐宋白孔六帖序

始蘓喜刻奇書而白孔六帖尙闕焉觀風者募善本告于虞山陳中丞曰公老而劬學其擴二公之傳中丞默思曰是必得富而好義者共之乃以告于大學生譚照及曉等校訛補闕畢力而登諸梓梓甫成而予自南雍歸中丞携譚生迂於虎邱之上以請其義東廓子曰聖門之學其猶醫乎大上淳德合和調四時從八風以通神明其次察術權別逆從以密腠理以固精骨而無戾于聖度又其次則稽鍼熨註重魚類

同分異旁搜宜索以自附于岐黃故博學而識與一以貫之猶殊門異軌而況其下者乎中丞曰若是則固可廢與曰昔者聖門揭詩之要一言以蔽三百曰思無邪而其訓諸小子也曰可興可羣而又曰可怨曰事父事君而又曰多識鳥獸草木故不善學者雖誦關雎殷武不能授政以專對而善學者雖孺子之歌足以崇德而修慝夫白孔二公之勞于是帖也下至裨官野錄釋偈道典其爲滄浪清濁溥矣是獨不可擇善以從乎而奚以廢爲曰然則可廣其傳與曰陸敬輿之居忠州也聚今古集驗方五十篇以療瘴癘彼其匡君拯時

東坡先生集卷之一  
七十一  
鬱而弗宣殆其惻隱之緒餘乎茲帖之刻樂與好事者公之  
比諸中郎之秘異書以自助者異矣而奚思其弗傳吾輩今  
之虎邱固亦六帖也以登眺者取諸岩壑以奇麗者取諸煙  
樹以詞華者取諸題詠以伎術者取諸劍以清玩者取諸泉  
以雄霸者取諸闔閭以禪談者取諸生公以氣節者取諸東  
坡以道誼者取諸和靖以高風者取諸延陵以至德者取諸  
泰伯學者其善取之而已矣

資治通鑑補刊序

嘉靖辛丑益與李子本同官南雍縱言及於治道李子曰治

道之要鑑于古而已矣人之修容以窺鑑也雖學且情者瞿  
瞿思正其衣冠也而况鑑于古鑑于人獨無興替得失之感  
乎昔在司馬公光與劉子攸劉子恕范子祖禹接春秋以作  
編年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凡國家盛衰生民休戚  
善可法而惡可戒寔倦倦焉三代而下其真資治之金鏡乎  
益曰予嘗稽其志矣古語有之人舉其疵必怒而鑑照其醜  
則喜故無心者可感通而有意者或扞格方公之辭樞密  
分司西京也適當變法之衝其所欲匡主庇民咸托諸書以  
自見使讀之者觸其天機將有不言而喻則幹乾轉坤之功



豈必于身親之哉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牛李維州之爭與畜六弘羊之旨同出而異條茲其良工鑄鑑之苦心乎李子曰是書也胡氏三省嘗註之刻藏南雍而邇稍缺予焉如及時補之庶以廣先哲望治之傳迺屬六堂之彥諭諸生以義助工者聽而徽州汪生文瑄願出力獨任之遂嘉而許焉刻未畢而予南歸李子命汪生以授首簡于山中披閱連日夜粲然完矣乃拜手而序之曰富哉鑑乎善取諸鑑者如鄒忌之相齊以自鑑如忌之悟齊王以鑑于國其庶幾乎夫忌之昉麗不及城北徐公而其妻羨妾美之賓客交美之

及窺鑑而自視矐然以爲弗如也寢而思之曰妻之美我私我也妾之美我畏我也賓客之美我有求於我也以齊國之富且尊是三蔽者滋甚矣入以告于威王威王矍然下令吏民面刺過者受上賞上書諫者受中賞謗譏於市而聞者受下賞於是燕趙韓魏咸朝是非善鑑之明徵乎宋之諸帝諸相其自標許過齊遠甚果不爲三蔽所眩則必念稼穡之艱難而不忍於綱花石起艮嶽矣察左道之誕而不甘於班金錄建神霄矣嚴忠邪之辯而不至於任汪黃黜宗李矣預夷虜之防而不至於恃六甲割三鎮矣攬威福之柄而不至於

亭香蘭撰福華矣悲夫資治之望竟爲鄒相國所擲揄也後有作者卽殷鑒而求之涑水其猶炳炳乎雖然有機焉吾目無翳則對影可以照鬚眉糠粃入之則撫形而不覩山岳心體通塞之妙何以異於是是故惟唐虞能精一以執中惟伊傅能咸有一德以沃心惟孔曾能一以貫之而別於博學以識茲出治之大本達道也已豪傑林立寧無出力獨任之者草莽雖病尙拭目以觀其成

冷溪王氏族譜序

某童時習聞易齋大夫庭訓曰紅巾之變高祖靖齋公以智勇爲鄉所推保障二十餘年時冷溪王翁吾吾以十萬稱富戶羣賊謀噬之公提兵以援遂以子樂山府君贊于家洪武初兵部言舊僭名號戍邊逾十年王翁以富戶填實京師府君兩以贄免歸與王夫人拮据立家生四丈夫子迄于今澈源孫支皆王夫人之瓜瓞也某謹識之弗敢諉及訪冷溪則其彥曰喬曰崇曰濡曰應等協力立始祖祠矣謁之則吾吾翁無後廼議立龕以祔始祖以永王夫人之孝嘉靖辛酉喬等相率以族譜徵言曰王之先出瀘溪公公之玄孫曰丞伯曰方伯當宋理宗景定庚申自邑城茅堂徙城南浮山之陽

是爲冷溪始祖二世祖麟叔登進士第教諭高安陟鄂州學  
正麟叔生五男子曰誠存晉唐養素瀘川申如善殖產以富  
甲于邑稱爲十萬王家元末兵燹譜系付烈焰子孫奔竄四  
出其後以武顯若雲南蒙化衛指揮諱本以文顯若湖廣益  
陽縣茅家山別駕昆季諱澄諱淵若四川眉州小南街知縣  
諱榦各蕃衍不替四世祖愛吾以儒捐貲助本州姜侯明修  
大成殿及文昌井事載邑志吾吾翁其弟也五世祖尊陽號  
竹西本州副潘岳薦舉爲學賓六世祖韶任浦江二尹徙于  
永新之田西八世崇以例舉吏目于桂陽有政績十世燦任

浙江仁和典史至喬則九世孫也喬承吾考南軒之訓與兄  
方姪輜裒集譜系將鏤梓而力未逮獨念族屬落莫無以光  
顯前聞而女之適各家多以外孫顯諱仕明女適封兵部尚  
書彭毓義是生大師文獻公諱叔賢女適贈御史羅拙軒是  
生憲副克菴公諱則廉女適封大理評事劉威是生憲使東  
軒公施于內翰泉諱恭武女適彭大師姪頌是生員外巒如  
易齋公施于我司成其先世預寵嘉之願惠訓言以貽我後  
之人俾知所佑敬用無涇瀘溪公之緒某謹受之會困於痰  
火未克就喬等每見屢督之則敬述所聞以復曰宅相之兆

青烏家嘗言之矣吾儒之奪神工改天命上不在天下不在地而決諸吾心操舍之微慎而修之可以升美大怠而悖之不免淪暴棄古之善存其心者自戒自懼顧諟明命無忝可以孝親匪懈可以忠君友于可以和兄弟協比可以睦姻隣若然者雖考澗阿飫藜藿不失爲求多福若怠肆淫泆越厥命以自覆雖都三旌享萬鍾不免爲自作孽昔在瀘溪公以勁節浩氣與忠簡聲氣相求英俊顏厚奸諛骨寒二詩讀之有躒千古凌三光之興計一時氣焰如格天閣者蕩爲飄埃貽來世嗤唾識者將何所擇焉諸君創祠以尊祖修譜以睦

族此仁義之良也繼自今陳其文必覈其義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視貧如富視疎如親務敦一本之實而免於秦越之忍達則與民由之窮則修身見於世庶式濬瀘溪公之源以放于海其我易齋大夫之靈預寵嘉之

古城壽言

嘉靖乙巳之夏東廓子與同志聚梅陂歷古城縱言及于風俗曰夫家莫貴於範矣國莫貴于倡矣天下莫貴於教矣譏說殄行唐虞所不免而納言明刑俾協於中則海隅蒼生罔敢不應而苗頑且卽工其教之暢乎否則淫酗以化師師非

度而小大且草竊奸宄奚其教唐非無侈也幽非無惰也魯非無夸詐也而崇勤儉課耕桑秉信義相與守之弗變其倡之隆乎否則溱洧相譎宛邱屢舞醜然而無怙愆奚其倡石氏孝謹楊氏清白柳氏禮法子弟若律令條格瞿瞿惟恐獲戾其範之立乎否則僭侈相競貪戾相戕如城狐市虎駭聽而怵視奚其範吾黨之士果能徙義改過惻惻焉講學以修德則範以錫鼎倡以宮羽教以鐸鞀鼓磬風移俗易其猶有望乎自齋王子避席而請曰貞善欲有言然若吾翁醒菴先生其可以範乎哉奉祖母周以色養怡諸叔以厚存恤遺合

族祀以尊祖藉宗法以聯族訓不肖兄弟以志於學茲登大耋矣夙興夜寐猶以爲子孫先鄒子曰醒者醉之對也逐物則忘親徇私則背公趨利則捐義世方羣醉而獨醒焉於孝謹清白有光矣故能醒則壽南野子曰翁之七袞也予與涇野子壽之茲其可以倡乎哉稱淑者曰貴德而賤貨悼敝者曰貪富而好奪克翁之志貞教其子雖祿食而田廬無增也是恒其德而不爽又十年矣前輩風流舍是吾奚觀之鄒子曰貞者邪之對也趙孟之貴季氏之富其吉而匪貞乎證羊之直蒙袂之介其善而匪貞乎靜言之懜色取之聞其譽而

匪貞乎執茲訓也以往郡邑將有賴焉故能貞則壽石竹子  
曰豈惟郡邑四方其訓之伯也吉由平山歷司寇司空員至  
於潯州烟幅如一日仲也善筮仕海陽以愛民忤大吏歸而  
取善於吾黨季也譽力穡以養而諸孫一視一覲輩方躋芳  
擢華以弘乃祖之訓鄒子曰範以基倡倡以基教崇卑廣狹  
異也而機緘則一翁之子若孫暨我同會人人醒其醒貞其  
貞壽其壽則光邦家茂德音以保艾爾後豈繄有位者專之  
於是中洲子東沔子武山子前川子龍江子兩湖子塞衣起  
曰吾乃今聞壽之義矣人人有壽於已者顧弗求耳八月四

日翁維壽期吾輩其如期相率壽翁且求以自壽

樂安東門重修鄒氏族譜序

惟我鄒之先受氏于宋著望于范陽嗣是刺史于臨川卜築  
于宜黃而大衍于天經天綿其顯于炎坪遷于永豐爲吾派  
之自出皆祖仁遷公其遷于臨江顯于樂安東門以派于蓮  
池于杏村皆祖仁遇公徃歲易齋大夫奉使于閩道出樂安  
寔與東門通譜東門之遷自德興公始代不乏才曰解應淳  
熙癸卯貢纂緝邑誌曰琳又籍嘉定丙子鄉書授奉新簿時  
有異才之稱曰元凱魁咸淳丁卯仕終鳳陽判曰宗信惇孝

行而望重鄉邦先世之文物班班然至九世孫曰思敬思仁  
思德思仁再世無傳而二思之後日以繁衍又二世曰良以  
進社榮昌松溪邵武三縣有惠政士民乞留之特

旨賜襲衣陞六品俸仍掌邵武事東里楊公薦其可大用遂知  
衡州府嘗與兄十編輯舊譜以梓薦紳諷之誦之其孫曰環  
以鄉薦知東流縣曾孫曰確以鄉薦知武陵改藤縣文物愈  
彬彬矣嘉靖辛卯庠生碩與從子人望謀于衆曰譜三世不  
修昔人比諸不孝今泝正統癸亥將八十年矣其尚思續衡  
陽公之業於是曾璧等倡之人紀等校之人龍等協勞之而

碩等矢心以文筆削首以祭式次以世系繼以家規終以文  
獻逾年而始就其言曰譜之爲義有孝敬之道八焉跡其原  
可以永思矣跡其序可以別昭穆矣跡其宗可以親親矣跡  
其年可以老老矣跡其爵可以貴貴矣跡其行可以昭德矣跡  
其規可以世守矣跡其籍可以徵徃矣而終篇倦倦以立德  
立功立言期其後之人又逾年携示予青原山中益受而讀  
之曰子之言美矣又何加焉無已則請以孝弟之本爲昆弟  
子姓切磋之夫孩提而知孝及長而知敬彼豈嘗讀書史通  
名物而後能乎良知之精明真純不爲嗜慾所壅則天機發

露如源泉混混東注而不竭故生必盡養沒必盡哀祭必盡誠兄弟必盡翁族里必盡仁蒞言必盡敬是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在昔先民戒慎恐懼之學造次顛沛參前倚衡所以懋濟其源而惴惴其或壅之也是以蘊之曰德措之曰功述之曰言彼修譜以昭先範後則言之一端耳子且以世之從事譜系者咸能盡其孝敬乎修詞立誠由盈科以放四海是之謂有本若以侈門戶微聲譽奚異於集溝澮以自盈也凡我鄒之世幸相與深求其本以無替我祖德

贈大岳牧沅溪何公巡撫山東

益嘗趨曲阜謁文廟登奎文閣徘徊泗上築塲之墟因嘆聖化之隆參天地同日月而千餘年來乃以訓詁著述相倡和也甚者以浮詞微世資然則子臣弟友庸德庸言相顧慥慥其竟託諸空言乎比觀汶上躋任城歷徐邳之郊徃徃以黃河爲盈涸盈則比廬連疇千里魚鱉而涸則官筏漕舟若雁鷺不能咫其跡雷夏灘沮洳濟達河之績何以復焉邇者白川周子疏治河之策以溝洫爲首曰濬畎澮距川決川距海故無不治之水無不治之田石塘曾子構書院于會城擇俊髦簡師儒以崇正教而敦實行嗚呼天其將啟神禹之業宣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一  
聖之學乎其機兆矣沅溪公乘其機而力任之遺大投艱式  
翊

聖主嘉靖之休而不承大司空過庭之訓是忠孝交相用也澹  
澹滄川之功立則潦可備旱可支猾盜可限驕虜可制中原  
可富而東南可紓矣庸德庸言之教章則父子可親君臣可  
肅夫婦可別友朋可信萬物可育而天地可官矣夫惟叙惟  
歌之烈誰不願之然非神鑿而鬼輸也八年于外三過其門  
而弗入若是其以饑溺在躬也而斯來斯和天不可階亦自  
忘食忘憂絕糧微服得之公其無諉以爲難乎君臣朋友咸

以義合也故責難爲恭陳善閉邪爲敬而謂不能爲賊世之  
都俞吁咈而切偲贈遺其果恭果敬果賊在公權度中矣

四友軒中贈言

大司馬甘泉湛先生蒞政而優日與四司之屬講道于四友  
軒中焚香盡炷而後退諸僚欣欣相屬以爲得師也去幾公  
致其仕以去四司之僚吳子麟吳子藩張子邦瑞陳子一貫  
王子畿蘓子木陳子錠趙子維垣趙子伊悵然嘆曰吾輩何  
以用吾情也乃詣鄒子曰願得一言以發明吾道之光且使  
吾輩永有所箴規守益起問曰夫何以謂之四友也曰昔者

三原王先生構亭於署之東植竹植松植梅植栢曰同聲則相應矣同氣則相求矣夫四物固天地剛大之氣歷歲寒而不變者也物且有之而况于人乎曰聖門亦有之得回而曰親得賜而日至得師而有輝光得由而惡言不入非孔子之四友乎曰疏附曰奔奏曰先後曰禦侮非文王之四友乎故同聲則相應矣同氣則相求矣有文王則有文王四友有孔子則有孔子四友有三原則有三原四友有甘泉則有甘泉四友天機之不可掩也如是抑嘗聞先生之宗旨矣心無一物天理見前參前倚衡乃達乎性靈嗜茲聖派也大虛之統

萬物也生育震耀收斂伏藏而無一物能爲大虛之累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天德之虛也文王之純於天也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而不顯之謨顯西土而光四方故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聖德之虛也先生小學江門而靜養于烟霞及入翰林時與志遠又退居于山中適

新天子即位任司成歷宗伯擢冢宰轉司馬雖未展所學亦既試矣茲其歸也率吾黨之狂簡去過不及以趨中和使及門之士於回之仁賜之辨師之儀由之勇泯然無迹夫是之謂大成而無所成各其忘食忘憂之學乎吾與諸君離先生

而南也迹有聚散心無聚散其尚戒慎恐懼亦臨亦保以無  
忘軒中之訓

復古書院志序

嘉靖壬戌之秋新刻復古志成尹郡侯一仁纂之劉柱史陽  
訂之諸生黃旦劉鄧周劉秉亮謝于魯校刻之其首曰  
訓述曰碑刻曰書劄曰咏歌曰報祀曰經籍曰堂宇曰界止  
曰田地曰什物是惟良師帥所經綸而嚴師勝友所贊籌也  
其附錄曰丈田曰糧長曰水夫曰機兵曰絕軍曰額丁曰驛  
遞艇曰沙米曰鄉約是惟鄉父老所圖回而諏俗詢政所稽

察也守益三復而嘆曰復古之義大矣粵若稽古始自放勳  
重華代天立極納萬邦于時雍風動中其在莘野自任以堯  
舜君民鳴條桐宮格于皇天傳巖旁求學古訓以啟沃霖雨  
舟楫匹休阿衡洙泗之興明王莫宗祖述憲章好古以敏求  
與天地日月貞觀貞明陋巷之有爲泰山之終身憂毅然以  
尚友千古位有崇卑時有顯晦而復古一脉繫先民是程惟  
茲書院良師帥主其成羣師友協其志而成人小子疏附後  
先四鄉之父老扶杖而觀德化以迄于今茲休澗澗成帙異  
時稽古者且有率由焉凡我同游入斯門升斯堂咏歌斯樓

藏游斯室惟曰其先定厥志迺克正厥事惟臧否汙隆自他  
厥惟志所詣惟天降衷惟堯繼天惟伊傳達厥施惟孔孟弘  
厥緒予惟法服是服惟法言是言惟德行是行曰予德若弗  
類予惟襲天惟嚶嚶古之人罔敢弗掩惟流俗汙世罔欲自  
媚以賊正學肆用有以行舍有以藏以酬良師帥茂對文明  
之休庶無曠茲廣居庸光于茲籍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一終

